

09335

212(59)
4468
6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六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六辑

•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10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 · 字数 58,000

1958 年 7 月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本书在京、津、乌鲁木齐 3 地印造）
印数 1—30,000 定价（6）0.26 元
统一书号 3003·380

目 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声明·····	1
(1958年6月2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民日报”发表)	
美共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关于南斯拉夫纲领的意见···	4
欲盖弥彰·····	“人民日报”评论员 10
——评铁托6月15日的演说	
捷共书记亨德里赫在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的发言·····	19
(1958年6月20日)	
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为铁托的演说 喝采? ·····	“人民日报”评论员 29
南斯拉夫党纲和我们的立场·····	挪威共产党 副主席 尤斯特·利佩 32
加·梅洛代表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向智共二十八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有关 批判南共纲领的部分·····	39
关于南共纲领草案·····	42
(1958年5月9日奥地利共产党“人民之声报”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	45
(1958年5月3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	58
(1958年5月26日突尼斯共产党“先锋报”的文章)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匈牙利 海伊·拉斯洛 65
阿根廷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75
(1958年5月29日阿根廷共产党“我们的话报”发表)	
附录：铁托在拉宾发表的演说·····	77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的声明

(1958年6月2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民日报”发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和讨论了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由约多同志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之后，作出如下结论：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观察员代表团动身去南斯拉夫之前，从今年3月31日到4月3日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已经讨论了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典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所作的关于“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关于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完全同意这两项文件的决议。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六中全会的决议中，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拒绝和谴责。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观察员代表团动身前两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才接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在这个纲领草案中显然载列了在原则上不能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赞同的原则、论点和立场，特别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和关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論点和立場，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有派遣作为观察員的代表团去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观察員代表团亲自看到了那些不正确的原则、論点和立場不仅被坚持下来，而且在代表大会中首先在南共领导人的发言中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此可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全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立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可能同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以及“和平宣言”相违背的事物。而目前更加明显，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的制裁是非常正确和非常必要的。

在国际政治上，南共领导人集中攻击苏联，攻击一贯成为帝国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的社会主义堡垒，但是南共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不仅实际上不加以抨击，而且相反地吐露了感恩的詞句。

这样，南共领导人混淆了敌人和朋友，这是混淆視听的，是彻头彻尾地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南共领导人不是采取加强这个运动的态度，而是相反地采取削弱共产党的团結的态度。这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六中全会決議中所說的“共产党的团結是建立反帝統一战綫的绝对条件”是背道而馳的。

南共领导人所采取的态度还违背他們自己也贊成的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这项宣言指出，世界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

帝国主义。南共领导人却認為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苏联构成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

这是同一切存在过的事实相违背的，也是同目前存在着的事实相违背的，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黎巴嫩、緬甸和其他地方进行颠覆活动和侵略，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終維護那些捍卫自己的主权的国家，从而維護着世界和平。所有这一切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六中全会的決議中所指出的：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表現”，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因此必須从原則上加以反对。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同意南共政策和立場的态度，完全不影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其他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內所执行的和平和友好政策的支持。只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建立的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同国与国之間的关系不是一回事。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滿意地看到，在对付現代修正主义或新修正主义的問題上，全世界共产党立場一致并且团结一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再一次指出，目前正是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詭計和粗暴的干涉十分猖獗的时候，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工人阶级的其他伟大导师所渴望的并且为之奋斗的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是絕對必要的和必須每日加以錘炼的。

(譯文轉載自 1958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

美共总書記尤金·丹尼斯关于 南斯拉夫綱領的意見

在最近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的几个方面向美国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尤金·丹尼斯着重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是同美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場相反的。

丹尼斯指出，自从他在两星期以前根据新聞电訊向全国执行委员会作出初步估計以来，現在在美国已經可以得到南斯拉夫綱領中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第三部分了。因此，他要在全国执行委员会5月19日的會議上作的报告主要談这一部分。他首先尖銳地批評南斯拉夫的綱領的主要論点。他的結論摘要包括下列几点：

一、丹尼斯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錯誤立場的致命弱点在于他們对国际局势所作的非馬克思主义的估計。南斯拉夫的綱領几乎完全掩飾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造成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的責任。它說，“两个敌对軍事政治集团”对軍备竞赛和战争的危險負有相等的責任。

此外，南斯拉夫的綱領認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外交政策要对造成两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負責。它还硬說，目前国际冲突和分裂的根源可以在德黑兰、雅尔塔和

波茨坦簽訂的大國協定中找到。事實當然是，由於蘇聯堅決執行社會主義的政策，這些協定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使反軸心聯盟的統一行動在戰後時期繼續下去，以尋求穩定的和平。這些協定規定德國重新統一、非軍事化和消滅納粹主義，規定在波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建立民主的和獨立自主的國家。

事實是，“冷戰”是在1946—47年由於美國和它的低級伙伴英國和法國一些違反這些關於和平、民主和民族自由的三大國協定而發生的。

丹尼斯進一步指出，南斯拉夫的綱領斷言，蘇聯在戰後時期的外交政策是以“霸權政治”和爭取“勢力範圍”的鬥爭為基礎的。南斯拉夫人忽視了蘇聯堅決奉行和平政策的種種事實，這些事實表現在：蘇聯主動取消它過去在芬蘭和旅順口的軍事基地，裁減它的武裝部隊，單方面地停止核武器試驗，以及提出關於宣布核武器為非法、在中歐建立無原子武器地區和關於舉行最高級會議用和平談判的方法解決一切國際爭端的許多建議。

丹尼斯指出，不幸，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方面宣布南斯拉夫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絕對相反的世界體系和陣營之間實行“中立”，他們錯誤地把這兩個陣營相提並論，認為它們應該同樣對“冷戰”負責。此外，南斯拉夫領導人說，他們將依靠美國控制的聯合國作為爭取實現世界和平的主要堡壘。

丹尼斯說，美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拒絕過去先由斯塔羅賓、後來又由克拉克和蓋茨提出的

这种对国际局势的非馬克思主义观点。

例如，在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主要政治決議中题为“爭取和平共处和結束冷战”的那部分着重指出了下面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控制着美国政治經濟生活的大公司就着手設法把它們的控制扩大到世界的其余地区。它們使我們的政府抛弃了罗斯福总统的美苏友好和三大国为和平而團結一致的政策……垄断資本家以原子弹外交、軍事联盟、战争基地和积极干涉其他国家內政的作法代替了这些政策。他們在‘防御’空想的‘苏联威胁’的借口下在国内建立了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軍备經濟。

“……虽然帝国主义者能够对埃及发动侵略，但是和平力量——苏联、中国、人民民主国家、万隆国家以及美国和其他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和平情緒——的力量却能够很快地制止这种侵略。虽然帝国主义者干涉了匈牙利悲剧，但是他們不敢乘此机会进行公开的、大規模的軍事干涉。

“……虽然他們（帝国主义者）不敢在目前情况下发动任何大战，但是他們一直在設法改变世界力量的这种对比。他們用各种方法特别是用試圖分裂社会主义世界或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二、丹尼斯提請人們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无论铁托在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說中或者南斯拉夫綱領第三部分中都絲毫沒有說南斯拉夫是屬於今天在苏联、人民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社会主义陣营的。铁托和他的綱

領都要求要有一種“較高的”忠誠，即忠于各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們“普遍进行的努力”。

他們含糊地提出这个論点，以便証明——据南共領導人說——在国际事务方面和在組織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合作和互助方面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合作是正当的。

丹尼斯指出，这里，人們也想起斯塔罗宾、盖茨和克拉克持有类似的見解，他們宣布他們忠于某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們对今天所存在的社会主义现实却并不采取积极的、明确的态度，他們輕視和貶低苏联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而出現这一事实的划时代的意义。

三、丹尼斯在就各期的“紐約时报”从南斯拉夫網領所摘引的其它部分（不是第三部分）发表評論时說，南斯拉夫網領的另一个錯誤之点看来在于它片面強調某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因为它把影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民族条件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以致否定了要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一般規律中得出的国际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否定了苏联在建設社会主义、保証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和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出現鋪平道路——因而使南斯拉夫象其它东欧国家一样能够得到取得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

此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否認苏联的历史作用，否認社会主义陣营（它决定性地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已經出現这一无可爭辯的事实，他們妄自尊大地試圖輸出

“民族共产主义”，并且试图把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经验作为其它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代的”和“最好的”方法提出来！

四、从新闻报道和报纸上的大量摘录判断，丹尼斯进一步指出，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还得出另外一些同生活的最基本的现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相矛盾的结论。例如，据这项纲领断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集权主义、官僚主义和社会冲突”。同时，这项纲领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在为资本主义“演变地长入”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纲领声称，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党没有什么必要，竟说这里的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并且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先锋队。丹尼斯说，这会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同样也使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意外。

丹尼斯着重指出，美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代表大会拒绝了企图取消共产党的盖茨、克拉克和其他人所提出的类似的观点。因为代表大会宣布，美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共产党，作为美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为指南的先锋党。

丹尼斯总结说，南斯拉夫纲领表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领导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南斯拉夫纲领在性质上是修正主义的而且孤另另地同去年 11 月发表的十二个党的宣言和六

十四个党的和平宣言中包含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意見直接矛盾，而且南斯拉夫的立場也是同美国共产党在它上一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主要立場截然不同的。

丹尼斯最后指出，虽然东西方国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目前政治上和意識形态上的分歧和从 1948 年到 1955 年之間存在的分歧本質上相同而且同样尖銳——但是現在辯論和处理这些分歧的方法同对待以前的不和及分歧的方法有显著的不同。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經对于南斯拉夫綱領中包含的錯誤的和有害的立場进行了尖銳的、但是兄弟般的批評，因为这正是它們的責任。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做这样的同时，保持了、而且毫無疑問也将努力保持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正常的和友好的外交关系。南斯拉夫的領導从这里开始，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合作方面，或是在对待美国的不那么大公无私的“援助”方面和在巴尔干“火藥庫”問題上到底可能走什么道路——仍旧要等着看，但是，各种迹象都指明“前面有危險”。

(原載 1958 年 6 月 15 日美共“工人周刊”)

欲 蓋 彌 彰

——評鉄托 6 月 15 日的演說

“人民日報”評論員

鉄托在本月15日在拉塞发表了一篇演說。这篇演說除了对于各国共产党作了一番新的污蔑以外，对于它們針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严肃的批判，什么也沒有答复。他以完全的沉默来对待这些根本性質的問題，例如：南共究竟有什么理由背叛它所参加的和平宣言，在自己的綱領中对于国际形势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南共究竟出于什么必要在自己的綱領中和代表大会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化資本主义制度，攻击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攻击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协定，而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却加以辯护和称頌？当社会主义各国作出种种努力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时候（这种努力实际上一直进行到南共七大以前，例如匈南会談就是1958年3月举行的），为什么南共要这样迫不及待地以怨报德？

原因无疑是有的，但是很难說出口。因此，鉄托只好在南斯拉夫人民面前設法找出一种解释：原来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反对南共的綱領，并不是由于它的綱領是彻头彻尾地修正主义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由于某种

早就組織好的陰謀，由于他們拒絕參加十二國共產黨的會議和拒絕參加社會主義陣營，歸根結蒂，由于他們“反對把世界分裂成各種陣營”！這樣，關於他們的修正主義綱領的一切原則爭論，好象就可以一筆勾消了。

這正是一切機會主義者的戰術的特點。

不過鐵托的這種轉移論點的辦法並不成功。原則的爭論仍然逃避不了，而且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南共拒絕參加十二國共產黨的會議，提出這個解釋來對於鐵托決不有利。鐵托憑什麼撕毀他在布加勒斯特會談中已經達成的協議呢？鐵托對於赫魯曉夫同志在索非亞提出的這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字也不提呢？鐵托把他們拒絕參加社會主義陣營作為各國共產黨進行反修正主義鬥爭的主要原因，這當然是信口開河。不參加社會主義陣營，並不等於一定要大事宣傳修正主義，大事攻擊社會主義各國。但是無論如何，一個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却硬要拒絕同社會主義國家站在一條戰線上，拒絕明明白白地站在反帝國主義這一邊，硬要对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等量齊觀，保持同等的距離和同樣的“合作”，這總是一個奇談。世界上究竟有什麼借口能幫助他們自圓其說呢？

“我們反對把世界分裂成各種陣營。”

“在目前這種緊張的國際局勢中，同其他同樣不屬於任何集團的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起奉行建設性的和平政策，比參加這個陣營从而使已經緊張的世界局勢更為加劇要有益一些。”

“我們認為，必須同一切國家建立合作的關係，而不應該把我們自己局限于兩個陣營之中。這兩個陣營之間將會發生衝突，並且有朝一日可能會因為它們而爆發戰爭。”

多么典型的叛徒的聲音！反對把世界分裂成為各種陣營……听起来多象一份脫離共產黨而向敵人投降的自首分子“反對把社會分裂成各種階級”的悔過書！世界上既然有一系列帝國主義國家和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存在，就不會沒有一定的陣營存在。就是爭取獨立的民族，例如在北非和近東，也在一定的基礎上形成了這樣那樣的聯合。這個歷史的必然性是不以鐵托或其他任何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誠然，帝國主義國家不可能彼此一致。但是這決不是說，一切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而奮鬥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不緊密地聯合在一起。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在性質上根本相反，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社會主義國家的同志式的團結，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所不可能有的，而這正是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一貫地堅持解散一切軍事集團，並且一貫地堅持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但是為什麼必須拆散自己的團結才能取消軍事集團和實現共處呢？真理不正是相反嗎？按照鐵托的邏輯，社會主義國家而參加社會主義陣營就是使世界局勢更為緊張，社會主義國家而不參加社會主義陣營就能使世界局勢更為和緩，那麼，社會主義事業在愈多的國家勝利，戰爭就愈不可避免，而為了徹底和

緩世界局势和避免战争，当然应该使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取消社会主义阵营。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确乎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希特勒德国也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呢？这难道是“由于斯大林执行顽固和不必要的威胁性外交政策”，以至希特勒“不可能靠外交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在1941年4月，南斯拉夫甚至连社会主义的牌子也没有挂，不是也遭到希特勒的侵略吗？铁托完全不顧这些基本的事实，硬說要和平就得避开帝国主义所反对的联合。在这里，铁托不但没有一点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而且也没有一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家的气味了。

铁托宣传的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就会造成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論点，换成通俗的语言，无非是：劳动者們、被压迫者們、革命者們、社会主义者們呀，你們万不可把世界分裂为阵营，万不可把自己“局限于”阵营呀。你們应该同一切政治力量（管它是什么力量！）去“建立合作的关系”，这样对你們大有好处呀。据南共綱領說，这就是南斯拉夫式的“积极共处政策”，它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一种表現和一种需要，这种发展促进全世界事实上的联系，和各国經濟紧密的相互依賴。这种政策体现出当代世界对广泛的經濟合作，全面的文化、科学等合作的客观需要。因此，积极共处政策为世界情况的統一創造了必要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应该是世界經濟的統一。”这一切多么美妙！而如果你們不識时务，不解散你們的团结，局势就会紧张起来，而最最重要的是，有朝

一日发生冲突(只要保存陣营,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呀!!!),你們就休想能够置身事外!

我們不打算在这里討論各种中立主义者的立場。許多和平中立国家不但沒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活动,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結成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它們在維護和平、反抗侵略和发展本民族經濟的斗争中,完全可以信賴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鉄托分子跟一般的中立主义者不同,他們打着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混在国际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間起着腐化、瓦解和顛复的作用,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坚决地揭露他們的真面目。有人說,何必把鉄托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呢?但是如現在的事实所表明的,鉄托之所以坚持修正主义的亲帝国主义的立場,并不是因为有人赶他。而且看来無論如何,他也不会放弃中立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号,不会干干脆脆地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因为他“懂得怎样做”才能保持他的可以討价还价的地位。因此,担心他跑到西方去而放松对他的揭露,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沒有好处的,正如因为害怕“刺激”帝国主义而不把和平力量团結起来,不去揭露战争販子的阴谋,对于和平事业是沒有好处的一样。

讓我們再回到和平問題上来吧。我們从来認為,和平是必須坚决保卫而且是可以保卫的,但是只有在一切和平力量团結起来同战争准备者的阴谋作頑强斗争的条件下,这个目的才能达到。在这里,問題不仅是要坚决地反对战争,而且要指明人民确有力量战胜战争的威胁,要

号召人民准备在战争狂人硬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时候，就用联合的力量彻底消灭一切侵略者，彻底消灭产生战争的帝国主义制度。没有这种决心就不能制止战争，万一侵略者竟敢发动战争就将使人民处于惊慌失措的境地。而铁托和铁托分子指给各国人民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他们用战争危险恐吓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号召瓦解一切社会主义力量、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和一切反战争力量的联合，号召人们同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建立合作，借以实现“世界的统一”，和……建立“社会主义”！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出，铁托分子的这种立场，不但不能保卫世界和平，不可能援助朝鲜、越南的反侵略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援助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的反侵略斗争。

铁托为了进一步颠倒是非，竟把自己的投降政策同苏联的和平政策硬扯在一起，甚至把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同美国在1921年对苏联饥荒的救济加以比拟。在1921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政府就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向美国的以胡佛为首的带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的救济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让美国的救济活动脱离苏联政府的监督。列宁当时曾经这样描写帝国主义者利用苏联饥荒反苏的穷凶极恶：“我不知道恶魔是否比现代帝国主义可怕。”正是由于苏联用革命无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从来不幻想依赖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帝国主义始终把苏联看作眼中钉，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苏联，并且死硬地拒绝苏联关于缓和国际形势的

各項建議。但是鉄托之流却是怎样对待美国的援助呢？鉄托公开地謳歌美国的小麦和金元，并且以他們“懂得”无限期地依賴美国的援助来“維護独立”和“建立社会主义”而自傲。而美帝国主义者呢，也同样以他們“懂得”通过援助南斯拉夫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自傲。鉄托說：“美国人給我們援助并不是为了讓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取得胜利。”問題沒有这样簡單呀。艾森豪威尔本月 18 日說得清清楚楚：他将“給予那些对削弱苏联集团的团结有貢獻的苏联集团国家以任何种类的援助”。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达到了目的呢？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 1956 年的匈牙利納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中，在南共七次大会和它所通过的綱領中，或者在最近匈牙利判決納吉反革命集团案件以后南斯拉夫的所謂抗議中，鉄托分子都充当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苏反共的急先鋒。但是鉄托仍然硬說，他並沒有反对过苏联，支持过帝国主义，而且它的政策也就是苏联的政策。用鉄托自己的話說，“这种作法簡直是无耻到极点了！”

鉄托在他的演說中疯狂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只能使我們感觉光荣。中国的古詩人屈原說得好：“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修正主义者以至帝国主义者的贊賞才是可怕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批判显然打到了他們的痛处，他們无法利用中南两国关系的历史煽起人民的民族主义仇恨，因而不得不造出一些特別荒謬——因此也特別低劣——的謊言

来作战。铁托說我們批評他們是因为我們對他們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感到不安”，是因为我們反对緩和世界紧张局势，因而“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一个问题：如果同战争贩子靠攏的是我們而不是铁托，为什么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杜勒斯之流对于铁托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一点也沒有“感到不安”，而且还要大給其賞錢呢？铁托又說，我們反对修正主义是因为我們內部有困难，是因为需要某种貸款。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跪倒在泥塘里的侏儒拚命向立在高山上的巨人吐唾沫，怎样吐也只能落到自己的臉上。铁托的这几句話，恰好替铁托分子的面貌作了一幅絕妙的素描。

铁托的煞費苦心的演說，就是用这样的一批駁不胜駁的謊言組成的。铁托說我們沒有发表他們的“任何材料”，也許是这些謊言中最笨拙的一个。我們并不認為社会主义的报纸一定要发表修正主义者的长篇大論，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在1956年，我們全文发表了铁托的臭名昭著的普拉演說和卡德尔的議會演說，不久以前出版了南共綱領的两次草案全文，現在又发表了他的拉宾演說全文；而南斯拉夫报纸对于我們的文章却从来很少全文发表过。但是铁托仍然可以大言不慚：“显然在道义方面我們比他們优越得多”！

铁托吹嘘南斯拉夫人民同他是“一致”的，并且多方造謠挑拨南斯拉夫人民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誼。但是铁托不能解释，为什么早已在“消亡”中的南斯拉夫国

家强力机关，最近忽然大肆逮捕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当然，在帝国主义还可以养活一批国内外的工人贵族的时候，这些工人贵族总还可以在相当的范围内活动，总还会有人对他们保持希望。但是，西方的斜阳正在下坠，面向着西方的铁托分子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的前途，难道是光明的吗？

（原载195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捷共書記亨德里赫 在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1958年6月20日)

同志們！

最近時期的事態發展又一次証實，國際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主要問題是共產黨和工人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問題。在最近幾年的事件中，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更進一步團結起來了，這種團結今天已比以前任何時候更為鞏固。國際反動派了解到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意義，他們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後立即集中力量來削弱國際工人階級革命運動，並且動員他們在各個國家內的代理人，但是他們的一切投機和希望都落空了。

正相反，如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的時候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談所表明的那樣，共產黨已經更緊密地團結了它們的隊伍，在這些會談後發表的文件對敵人的一切進攻給予了毀滅性的回答。莫斯科會談和它的結果是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以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從沒有這樣多的部隊擬訂共同的綱領，這種綱領牢固地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總結了從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實踐中取得的經

驗，發展了我們的革命理論，並且指示了走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勝利的道路。世界各地的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都接受了莫斯科會議的結果，並且贊同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擬訂的宣言。

唯一離開所有其他的黨而獨處的一個黨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集團不但拒絕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各黨的會議，而且還通過隨後一個時期的行動實際上勾銷了它在和平宣言上的簽字。針對着莫斯科會議的文件，它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的形式煞費苦心地理出了自己的綱領，而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衡量，這種綱領只能認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

我想這裡沒有必要詳細分析那個綱領中的各個不正確的論點。我們黨和其他共產黨的報紙已經揭露了它的修正主義的內容。我們在將來還要繼續加以揭露，因為我們認為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是擊敗帝國主義的一切陰謀和加強國際革命運動的團結所必不可少的。工人階級運動以昂貴的代價換得的經驗告訴我們，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的鬥爭一時一刻都不能削弱，這種鬥爭過去是而現在仍舊是培養共產主義者的革命的堅定意志和活動能力的基本學校。

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列寧在他的時代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擊敗伯恩施坦主義和第二國際中的其他修正主義傾向的鬥爭的重要性。但是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已不再是面對着修正主義瘟疫泛

濫的少数派了，而是由千百万人組成的一支反对一小撮現代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鼓吹者的大軍(鼓掌)。不仅如此！苏联和我們陣营中的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就从根本上駁斥了現代修正主义。这种实践最生动地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的生命力和强大力量。

伯恩施坦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其他机会主义者能够比較容易地，特别是在某些国家內，通过关于資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种种理論在工人階級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从而削弱工人政党的革命战斗力。但是今天面对着現代修正主义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建設新社会中所取得的久經考驗的、真正的革命經驗；这些經驗的总结进一步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命力，丰富了我們的学說，而且給全世界其他千百万人民的活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鼓掌)

为什么我們决定在任何可能出現修正主义意見的地方用列宁主义的严格的和不調和的精神来粉碎它們呢？正象对于修正主义的階級本質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是資产階級用来扰乱和分裂工人階級运动，散布投降和动摇情緒的一个思想武器。修正主义者特別阴險地在革命运动同資产階級发生尖銳冲突的时候出場，匈牙利事件就清楚地証明了这一点。

当人們提請南斯拉夫領袖們注意帝国主义者对他們的活動怎样說时，他們是不願意听的。但是，帝国主义者在他們的演說中和報紙上从来沒有称贊过苏联、人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們对我們的

宣传是充滿仇恨和憤怒的。我們也不想从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那里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在这方面，最近赫魯曉夫同志正确地追述了倍倍尔說过的一句話：“如果敌人夸奖你的話，那大概是你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

例如，一家銷路很广的美国報紙“星期六晚郵報”刊載的一篇文章就可以清楚說明这个真象。這篇文章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对南斯拉夫的賭注是否上算？”

這篇文章說，美国壟斷資本家已經給了鐵托十五亿美元，他們已經得到了优厚的报答。这家報紙据实列举如下：“他封閉了南希边境，从而加速了希腊共产党人的失敗；……他同意解决的里雅斯特問題……他和希、土簽訂了巴尔干条約（这两个国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国），从而使陷于孤立的他的国家和西方防御体系之間建立了联系”。

这家報紙又写道，也是在1955年局勢改变以后，南斯拉夫的領導人們不止一次地履行了他們的“义务”。“南斯拉夫的90%的土地現在属于个体农民；私营企业趾高气揚地抬起頭来了……”，此外，“可能如果没有貝尔格萊德的榜样，本来不会发生布达佩斯事件……鐵托是在有意識地輸出鐵托主义，目的是想把坚如磐石的苏联集团变成一种松弛結合的国家集团。”

這篇文章認為南斯拉夫—美国的关系是“利害的結合”。然而，它認為：“鐵托的利益在将来很长时期內与我們的利益（就是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是在一种共同的秘密事业中的伙伴，这种事业就是要迫

使克里姆林宮在東歐面前撞破腦袋。”

從這篇文章可以明顯地看出帝國主義者指望的是什麼。

南斯拉夫領導人用他們的修正主義綱領和他們在兄弟黨提出批評以後的行動使人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電台發表了不少類似的文章和評論，而某些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表示，美國報紙過早夸奖了南斯拉夫，這不是什麼偶然的事。

不久以前，傳來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消息。美國副國務卿幫辦墨菲在為招待南斯拉夫駐美國大使而舉行的宴會上“熱烈贊揚鐵托元帥”。墨菲說：“我們完全支持鐵托元帥正在為之奮鬥的理想”。他又說，他的這種說法確切地表達了杜勒斯的觀點。

他們對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的批評採取了這樣一種態度：他們不是對他們的綱領的內容進行實事求是的討論，卻裝出一副被侮辱的姿態，避免根據實事求是的論點作出答復，而另一方面，卻對希望通過批評來幫助他們的兄弟黨進行了胡亂的攻擊。

他們在使用他們的老手法。他們在尋找批評的觀點和語氣中的差異，設法說得好像兄弟黨在譴責他們的修正主義觀點的時候沒有一致的態度。

我們的代表大會表示它完全同意諾沃提尼同志的報告中對於這些問題所作的結論，並且完全支持赫魯曉夫同志在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原則性的批評（鼓掌）。我們也完全同意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會議上

提出的批評以及其他黨對我們的代表大會的致詞中所提出的觀點(鼓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袖們不應當力圖在我們的觀點中尋找差異——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差異；而是應當迅速改變他們對於那些就他們的不正確觀點提出的原則性的批評的態度。

但是，顯然他們不肯這樣做。鐵托最近在伊斯特里亞發表的演說也證明了這一點，這篇演說中充滿了對各個共產黨的最粗暴的攻擊。鐵托對中國同志的侮辱明顯地表明他今天已墮落到多么下流的地步。他說中國同志是反對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同最反動的戰爭煽動者處於同樣的地位；又說他們認為新戰爭可以解決他們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內部困難；又說什麼他們認為，即使人類死掉二分之一，中國人也會剩下三億。

在鐵托的這篇臭名昭彰的演說里，有着全套從帝國主義宣傳武庫里搬出來的類似的侮辱。這篇演說同反動帝國主義集團的代表們的一些最粗暴的演說比較起來並無遜色。這樣的演說只會更加清楚地暴露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修正主義的領導集團的面目。他們的行動證明，他們已經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也背棄了整個國際革命運動。鐵托在伊斯特里亞的演說只能被當作是間接地要求美元援助。鐵托在上述演說中談到美元援助的時候說，它使南斯拉夫能夠比較容易地克服它建設中的困難。

這就是南斯拉夫領導人的已經形成了十多年的修正主義綱領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对于我們对他們的綱領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批評——他們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甚至还要求过各个兄弟党提出批評——他們的答复是什么呢？他們逐漸完全停止談論馬克思列宁主义、談論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理論和实践的問題，而走上了混淆概念、污蔑和侮辱的道路。他們对所謂“情报局方法”大叫大嚷，企图撒一把沙土来迷住各个兄弟党的眼睛。当然他們是无法顛倒問題的是非的。情报局1948年的決議——我們的党一直是基本上同意这个決議的——正确地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注意它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修正主义傾向，并且想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摆脱那种危險。我們这方面后来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我們都已經糾正过来了。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向南斯拉夫伸出了友誼的手，并且尽了一切力量来增进友好关系。

同时一貫強調指出，这样做只是改正錯誤和不正确的做法，不是同意南斯拉夫領導人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各党之間的进一步合作只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

我們的党也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而且很耐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們不再保持警惕，并不意味着我們看不見利用我們的好意把修正主义观点私运到我們国家的企图。

我們認為，我們毫无保留地支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为指南的我們党的立場，乃是我国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証明，也是拥护我們党的最好的証

明。

因此，当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匈牙利反革命进攻期间不仅从背后攻击匈牙利争取人民民主的战士们而且攻击一切战斗的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让我们来提醒一下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吧！铁托在那样严重的关头站出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污蔑共产主义运动，指责苏联给予匈牙利人民的帮助，同时并向其它国家，特别是向受反革命蹂躏的匈牙利贩卖所谓南斯拉夫的榜样。几天以前，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对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期间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的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作出了有力的结论。随着对纳吉和他的同谋犯们作出了公正的判决，造成反对工农政权的反革命事件的修正主义者的可耻背叛的历史就此结束。（鼓掌）

南斯拉夫领袖们和报纸所采取的背叛态度和南斯拉夫的某些外交人员今天进行的活动已经形成了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南斯拉夫领袖们有意識地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隔离开来，把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国家隔离开来。正直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不能赞同这些行动的；这些行动直接违反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南斯拉夫人民曾经在走向更美好的将来的道路上作出了许多牺牲。有官方的消息说，有人已经越过南斯拉夫边境逃往邻近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当局进行广泛的逮捕等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致和行动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基

础。(暴风雨般的掌声)有系統地和故意地破坏这种一致也不会不在国家和經濟关系方面产生相应的反应。

在过去,南斯拉夫的領袖們花了很多精力,使南斯拉夫不算作社会主义陣营的一員。他們喜欢“脚踏两条船”,他們常常傲慢地說,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中,他們看不出有任何新的东西。他們間接地說,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就是屈从苏联,他們指責苏联实行霸权。令人惊奇的是,在今天,他們却仍善地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合作是有好处的,他們要求給予单方面的經濟支持和无私的援助。他們談到了我們同印度、印度尼西亚或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但是,他們不能够忽視,同那些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国家的关系,跟那些执行攻击我們的政策,并且实际上为帝国主义謀方便的国家之間的关系是不同的。(鼓掌)

同志們!列宁主义战胜了伯恩斯坦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这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头一仗,这也是現在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上取得越来越大的优势的頭一仗。战胜現代修正主义者将意味着对世界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打击,也将意味着整个国际工人階級运动取得更肯定的进展。(鼓掌)

我們党的政策的力量过去在于、現在仍然在于:我們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規律为指导的,我們把我們国家的利益与国际工人階級运动的利益結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而产生了我

們党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阶段的坚决立場，毫無疑問，我們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也将一致贊同这种立場。（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們是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取得我們的胜利的。我們忠于国际主义的理想，我們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和在国际工人階級的支持下，也将完成我們国家內的社会主义建設。（暴风雨般的掌声，全場代表起立，欢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万岁！”）

（原載 1958 年 6 月 21 日捷共“紅色权利报”）

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为铁托的演说喝采？

“人民日报”评论员

铁托在拉宾的演说，以其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以其再次奴颜婢骨地奉承美帝国主义，博得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喝采。铁托的演说成了帝国主义报刊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时髦的工具。这些报刊在报道时争相引述铁托污蔑中国“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的一段话。

在铁托这篇充满叛徒之音的演说发表之后，艾森豪威尔立即于6月18日表示：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离心力量，要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拉拢，同时美国国务院立即对铁托进行表扬。据美新处华盛顿消息，自从1944年便与铁托结识的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6月19日为南斯拉夫驻美大使马特斯举行的饯别会上赞扬铁托说：“他保卫南斯拉夫独立，不让人干涉它的内政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理想同我们美国人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帝国主义阵营这样为铁托的演说喝采？为什么美帝国主义这样赞扬铁托？中国人民从长期革命斗争中领会到了一条规律：凡是反动派所憎恨的，就是革命派所喜爱的；凡是革命派所喜爱的，就是反动派所憎恨的。美帝国主义把中国人民看作眼中钉，这证明中国人民坚

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贊揚鉄托，这証明鉄托合乎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基于这个認識，我們不放弃从帝国主义及其宣传机构的喜恶中观察对革命事业有害还是有利的东西。正是由于我們掌握这条規律，无情地揭穿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家底”，因此，鉄托和他的伙伴恨透了我們。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揭发和斗争。鉄托集团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只能說明这种斗争更加必要！这里我們还要进行一次揭发。

美国国务院認為鉄托的理想和他們是“完全一致”的，这恰好証明：鉄托在拉宾的演說，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和美帝国主义“完全一致”，这正是鉄托发表演說所追求的褒状。鉄托集团是企望在这个褒状之后能够得到一大笔美援作奖金的；是希图通过这篇演說，取得帝国主义陣营的更大“諒解”和加强同帝国主义陣营的勾結的。

美南双方利用馬特斯离任的机会，展开了頻繁的接触。馬特斯在6月16日至18日，分別拜訪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副国务卿赫脫、助理国务卿埃尔布里克、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和狄龙。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团人員在6月18日拜訪了美国国防部，要求“加速供应在美国購買的軍事装备”。据紐約时报記者6月19日报道：赫脫已把馬特斯所提的今后援助的要求，写在备忘录中；“对于要美国不仅保証購買这些零件（指噴气机等零件）的計劃，而且还要保証扩大購買零件計劃，美国官員是同情的”。美国“新

聞周刊”透露，南斯拉夫官方人士正在非正式試探美國邀請鐵托訪美的可能性。這個刊物并傳：美國已經決定在美援上給南斯拉夫以“政治優先權”，已決定給南斯拉夫第一批貸款；此外還要給予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美元的特別援助，八千萬至九千萬美元的剩餘農產品；美國正在討論直接賣武器給鐵托。

鐵托集團和帝國主義陣營其他成員的相互拉攏，在6月間也特別頻繁。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伏克曼諾維奇10日到波恩活動，阿登納19日表示，西德有可能同南斯拉夫就恢復邦交問題“開始雙邊會談”。以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委員科馬爾為首的南經濟、農業代表團12日訪英，同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進行了接觸；英駐南大使從17日起赴聯邦各共和國“拜會”。意大利外交部發言人10日聲明願意全面擴大與南斯拉夫的合作；南斯拉夫“政治報”第二日立即表示“意南合作不應僅限於經濟方面”。南斯拉夫新任駐希臘的大使本月初發表談話，表示要擴大南、希政治關係，加強同盟，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10日訪希；希臘國王、首相和外相從10日起相繼談到要使南希關係更加密切，希空軍代表團16日訪南。

再說一句：鐵托在拉賓的演說，是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的。只有適合帝國主義的需要的人，才會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因此，鐵托集團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的勾結雖然日益露骨和頻繁，但他們作賊心虛，至今不敢讓南斯拉夫人民知道這些消息。

（原載1958年6月29日“人民日報”）

南斯拉夫党綱和我們的立場

挪威共产党副主席 尤斯特·利佩

挪威報紙对南共党代表大会所作的那种猛烈的和聾人听聞的报道是想片面地給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进行的与南共代表大会有关的討論只涉及当前的实际問題，首先是涉及下列这些問題，如和平斗争、南斯拉夫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关系，北大西洋公約和华沙条約等問題。

这些問題在討論中是占了一定的分量，但意見的冲突不仅仅在这些問題上。从根本上說，是在一些社会主义运动最根本的原則和理論問題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上一次举行的代表大会距今已有好多年了。在这些年里，南斯拉夫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关系經過了一个变化多端的发展。7年是在无情的敌对之中，然后在苏联党政領導人的創議下有了一个重大的轉变，在3—4年的時間里关系逐渐正常化和改善。

在这些年代里，南斯拉夫有他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作为本国特征的民族和社会传统的特点。但这条道路还受到南斯拉夫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那

种冲突情况的极大影响。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后面的那个情况是現在进行討論的背景。因为看来似乎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这个冲突的时间里，在从事純理論性的和原則性的工作中得出了一些使他們远离共产主义运动的結論。

現在討論的对象首先是南斯拉夫代表大会提出的并作了部分修改而通过的那个党綱草案。綱領的誕生就有点特殊。所有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集会在莫斯科庆祝苏联建国四十周年紀念之际，制定了一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也有代表在莫斯科。但代表們沒有在那份宣言上签字。

莫斯科宣言是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基本的理論和原則問題以及对当前的主要实际問題的基本观点的总结。

南斯拉夫代表称，他們之所以不在宣言上签字，主要是由于形式上的理由。

但这种解释显然連南斯拉夫党的領導本身都不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現在引起討論的南共綱領草案好象是在莫斯科宣言发表以后才草拟出来，作为南斯拉夫对理論問題和当前实际問題的基本观点而与莫斯科宣言相对抗。

南共中央委员会很晚才把綱領草案发出。草案直到3月即代表大会前一个月才提出。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內討論这样重要的事件是工人运动中非常少有的。綱領草案还显然表明起草人非常仓促。

如果說这个綱領草案的提出方式頗为引人注意的話，那么必須說它的内容更加引人注意。考虑到这个文件系表达一个自称領導(事实上也在領導)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党的基本观点，我們必須說，社会主义者对这綱領感到十分难解。

現在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即使南斯拉夫綱領是十分新奇并十分出人意料，但綱領中的很多思想和观点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挪威，我們对南斯拉夫前几年的政治观点比其他国家知道得多一些，因为过去6、7年里南斯拉夫人民陣綏和挪威工党之間一直进行着政治合作。

挪威工党建立这个政治联系是与社会党国际商量过的，它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目的是在冲突的年代里，利用南斯拉夫的孤立地位，使它的外交政策轉向西方，并使它与資本主义世界接上关系。在近两年里，两者的友誼大大冷淡了，这种友誼今后将如何发展，現在很难說。

但在两国关系比較活跃的时候，南斯拉夫的党政代表多次在挪威提出自己对原則和理論問題的看法。

这里出版的南斯拉夫著名的党領導人卡德尔副主席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書是最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这本书是基于1954年秋卡德尔在奥斯陆工人协会所作报告之上的。

作者在書中論述了在建設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家的作用問題。在卡德尔对他認為是斯大林对国家及其作用的想法作了一系列的攻击之后，他下了一系列一般性的

結論，論証在象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經過一次暴力的革命，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权的这种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机器所代表的那些危險。

他接着写道：“西欧的社会主义走另一条道路。它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即它借助于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早已建立的制度，通过平静的发展逐漸地加强工人階級并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何种程度上这一方面的这种或那种具体政策才是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步，当然可以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加以討論，但总的說来，借助于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治机器往社会主义方向逐漸发展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一系列国家内这不仅可能，而且正要成为現實了。”

卡德尔在談到“民主的社会主义”（姑且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詞）的这种发展时作了两点保留。这种发展只有在生活水平很高而又有古老的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資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才有可能。此外还可以設想的是甚至在这样的国家也可能行不通，矛盾会很尖銳，而用——“和平和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成为不可能。

卡德尔繼称：“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一系列国家里发生，因而在某些条件下，他們的历史不可避免性已清楚地証实了。今天否認这个事实就如同繼續討論通过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方式是否可能逐步地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的不对和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发展已經成为很多国家的一个历史事实了。”

卡德尔这次的講話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要知道，这

是南斯拉夫主要政治领导人之一的一个声明。

一年之后当苏南政治家之间的一次会谈中讨论到卡德尔的讲话时，据称，铁托总统曾声明卡德尔的讲话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见解。

这样一来，卡德尔讲话的重要性就大大减低了。

但是由于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纲领，情况改变了。

纲领不但提出了上面所引的关于在“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下逐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说法，而且把它发展成一整套关于两条根本不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即革命的和进化的道路，再基于这一点又引伸出一些基本观点，说国家在现代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不同于马克思阐述的那样，并说国家在资本主义中起一个独立的作用，越来越不依靠私人资本，还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因素日益增长，从而使逐步的进化的发展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把南斯拉夫纲领中的这些论点同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的观点，尤其是挪威工党的观点相比，我们将发现很多异常相同之处。

就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报”发表了一份工党内部著名经济学家所举行的圆桌会议的报告。

报告的发表是“对赫鲁晓夫的一个回答”，并且是工党对苏共代表大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今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分析的一个论战。

工党圓桌會議是在 1955 年 3 月挪威經濟正处在最有利的市場条件下，在資本主义世界的停滯由某些暫時的上升趋向所替代的时候举行的。

参加圓桌會議的 5 名工党的专家声称，无法形容苏共代表大会对資本主义的发展和資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分析是多么教条和錯誤。

今天，这些专家是不会特別願意別人向他們提出他們在那时所作的喜悅和乐观的声明的。

但是我們对圓桌會議感到兴趣的首先并不是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工党的經濟学家所作的关于“自由”資本主义世界本身及其基本的发展的講話。

講得最斡然的是拟訂著名的长期計劃的工党专家尤尔。

有人問尤尔，今天我們說挪威是一个資本主义社会，对不对？

他答道：“不对，我們的社会自十九与二十世紀交替之际起，特別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經历了巨大的发展并以一种飞快的速度繼續发展着。我們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之中。一个新的社会正要建成，它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

有人在圓桌會議上問尤尔：那么整个西方的发展将如何，他答道：“把整个西方世界称为資本主义也是一种陈旧的形式主义思想的結果。事实上，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以或快或慢的速度有着同样的发展。例如，看一看

美国！自从两次世界大战間的年代发生了一次大萧条之后，它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罗斯福和杜魯門的 20 年执政时期意味了一个制度的改变，整个經濟和社会思想都变了，职工运动坚强地成长起来。美国广大的政治界實質上贊成同我們相同的政策，虽然政治的詞彙不同。”

工党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計劃”专家的講話受到了我国政府方面和工党的領導方面的普遍支持。但这与我們上述的南斯拉夫的声明有极大的相同之处。卡德尔和南共綱領的观点不过是比较一般化一些，比較隱晦一些，比較保留一些罢了。

我認为这正是使南斯拉夫人的观点不同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对資本主义的估价，对資本主义社会发展規律的估价以及因此对資本主义国家、資本主义下的阶级斗争和对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質等所采取的态度，这一切一向是而且仍然是区别馬克思主义者和非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問題。

南斯拉夫党綱的观点表明它在資本主义发展的問題上执行了一条不是发展和充实馬克思主义理論，而是修正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路綫。

南斯拉夫人自己将其綱領称之为一个分析的尝试。我們希望通过討論和交換意見能搞清这个尝试里哪些是站得住脚的，哪些是由于被战后資本主义景气所蒙蔽而引起的錯誤。

（譯自 1958 年 5 月 24 日挪威共产党“自由报”）

加·梅洛代表智利共产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向智共二十八中全会所作的 报告中有关批判南共綱領的部分

我們在二十六中全会上坚决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参加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代表签字的宣言。这两个文件加强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的統一。第一个文件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具有特別重大价值，因为它明确而坚定地強調馬列主义关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基本的原則，从而駁斥并粉碎了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在某些共产党內出現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思想。这个文件对于那些梦想使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涣散、梦想使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分裂的社会主义敌人，过去和現在都是一个打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除南斯拉夫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外，都紧密地团結在这个文件所指出的原則的周围。

南斯拉夫同志刚开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智利社会党总書記薩洛蒙·科尔巴兰同志曾受特別邀請出席这次大会。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綱領，这个綱領对馬列主义說来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有义务对这种在思想形态方面偷运

私貨的行徑加以譴責。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創造一套反列寧主義的國家論。大家知道，列寧指出過，資本主義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國，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專政罷了。但是南斯拉夫同志在談到資產階級國家時，卻在自己的綱領中認為“國家和國家機器在承担起重大經濟職能的同时，獲得其獨立的經濟基礎，而國家機器的新的社會作用又在这个基礎上增長着。”他們又說：“國家機器為獲得其獨立職能，把自己置於社會之上，同時表現出某些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工人階級作用的傾向。”

他們在這樣美化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時，竟說什麼在蘇聯及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家已經或正在變為與社會相對立的工具。在另一方面，南斯拉夫同志又貶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作用，這就只會導致到——正如在他們那里已經導致到的——嚴重的錯誤及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落后，導致到無產階級思想的削弱及資產階級思想在許多方面的興隆。南斯拉夫同志所犯的錯誤，大概可從這一事實得到說明吧。

尤有甚者是（我暫不去談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許多修正主義的表述）他們對國際形勢，對蘇聯在爭取社會主義、爭取各國人民的獨立及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抱着錯誤的認識，是他們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實質及其和平政策的看法，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重要性和性質的看法。具體說來，在所有這些方面，南斯拉夫同志雖然也作了某些口頭上的保留，但實際上他們還

是把社会主义阵营說成是在政策上与资本主义阵营类似的东西。南斯拉夫同志說什么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把这两个集团放在同等地位，否認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及民主的性質，并鼓吹第三种立場的政策。

这些都不只是牽涉到南斯拉夫同志的問題，也不只是牽涉到标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与已經对他們的綱領发表了自己意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間的深刻思想分歧的問題。不，这些是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問題，是与一切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有关的問題。在許多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在我們国家里，工人阶级正在为夺取政权而为自己开辟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及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理論的傾向，就成为一种国际危险。此外，在所有国家，包括在我們国家，基本的和有决定性的东西，就是要在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中完全弄清国际問題，以便避免紛乱和背叛行为，并使敌人不可能在明天把私貨偷偷运到这个运动中来。智利曾有法西斯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們不只一次提出“既不要美国也不要苏联”的錯誤口号，这个口号与南斯拉夫同志的极錯誤观点，正相吻合。

我們了解了这些思想上的私貨的严重性时，就有义务发出警报，号召所有党员和领导人进一步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在群众中传布这种科学，創造条件来使修正主义主张不可能在智利出現。

（节譯自 1958 年 6 月 3 日智共“世紀报”）

关于南共綱領草案

(1958年5月9日奥地利共产党“人民之声报”的文章)

奥地利共产党拒絕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因为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綱領草案直接同奥地利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和“奥地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綱領的原則相矛盾。如果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去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客人，但却又不得不对这一綱領草案表示否定的态度，那么奥地利共产党的代表就会处于一种不愉快的境地。大家知道，其他各国共产党出于这种考虑也沒有派代表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

現在我們已經收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綱領草案修改稿，我們想对綱領草案提出些意見。这些修改使得綱領草案的某些地方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它們絲毫沒有改变綱領的實質。我們不得不簡要地来表示我們的態度。綱領草案长达二百五十頁，我們不仅不可能討論綱領草案中提出的全部問題，即使那些我們所不同意的各点也很难一一論述到。这里，我們指的是綱領草案的国际部份，并非指南斯拉夫的国内部份。

遺憾的是，我們不得不說，綱領草案中关于資本主义国家国有化企业，即所謂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因

素”，关于似乎可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国家作用、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苏联政策、以及共产党的作用等方面所持的观点同奥地利右翼社会党人的观点是相同的。

我们党为了反对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严重影响而进行艰巨的斗争。我们党在痛苦和牺牲很大的斗争中逐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并把它运用到奥地利来。非常遗憾，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人阶级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所作的判断否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事实，现在就要来谈谈这些判断。我们感到很遗憾，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其他共产党的工作和斗争的看法和这些党的实际工作及信念恰恰相反。这是同南斯拉夫同志们自己所奢求的东西发生矛盾的。

纲领草案说共产党和社会党是工人运动的两个部分，它们各有长短。每个共产主义者都自然了解，只有建筑在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取得社会主义，但是纲领草案在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一章里并没有谈到这个原理。纲领草案说：认为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垄断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党里，也只有通过它们才能体现出来的观念，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并没有说出，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究竟还有哪些种。直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践中，我们都还没有听说过其他形式。奥地利社会党现在把它仅有的最后

一点馬克思主义也放弃了，也許南斯拉夫的同志們認為，这样的党可以为工人階級爭取到社会主义？

奥地利共产党完全了解，沒有工人群众、公职人員（这些人目前还跟着奥地利社会党的领导机构跑）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在奥地利推翻資本主义，建設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我們不向他們說明，奥地利社会党的领导机构是在奉行着巩固資本主义的政策，不向他們說明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才指出社会主义道路，那末我們就永远不能把他們領向正确的道路。

由于近几年的事态发展，南斯拉夫的确处于南斯拉夫同志所称之为“集团之間”的这种状态。南斯拉夫同志在綱領草案中企图从理論上来論証这种情况，并把它解釋成唯一正确和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們是不是想說明，在1948年或在这以后即使對他們沒有犯錯誤，他們也要开始执行这一方針呢？南斯拉夫同志反对我們說有社会主义陣营存在。他們認為，在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不能有严格的界綫。

他們看不到各个国家內部的階級斗争，同样也否認国际階級斗争，他們不去着重指出資本和劳动之間的界綫，反而遮盖这种界綫。

南共綱領国际部分是不正确的，是孤立于其他共产党的一个征兆。由于这个綱領草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所有其他共产党处于矛盾状态，在这种孤立状态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能否完成他們所提出的任务呢？我們認為，是不能完成的，我們希望通过真誠地、原則性地討論来克服这种矛盾。

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1958年5月3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

“真理报”編輯部的文章)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現阶段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空前团结，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在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和合作不断发展。久經考驗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巩固兄弟关系的基础。

面对着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发展和加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作为工人阶级科学理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对作为这个理論的传播者和体现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加紧进行进攻。国际反动派企图通过所謂“民族共产主义”口号和利用种种修正主义理論来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陣营的团结，分裂共产党和工人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动摇和歪曲的斗争，反对作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討論南共綱領草案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給南共自己打下了深刻的修正主义的烙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拒絕派代表团

出席南共代表大会，以及它們对南共綱領草案的客觀批評，表明它們坚持原則地决心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

南共綱領追求的目的不仅对南斯拉夫問題，而且对国际問題作出理論分析。但是，在对情况作进一步的研討时可以看出，这种总结南斯拉夫和国际工人运动經驗的企图不是从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出发的，而是从修正主义的立場出发的。

南共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一再声明，南共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但是，閱讀南共綱領和代表大会的发言后使人感到远非如此。綱領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修改經過生活考驗并且为革命实践所証实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南共綱領的起草人在对当前国际局势、过渡时期的共同規律、国家的本質、馬克思主义政党的領導作用等等这样一些最重要問題的估計上，离开了无产階級的階級立場。

南共綱領明显地反映出修正主义的本質。它的目的不是加强而是削弱社会主义力量，是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

* * *

南共綱領草案对当前国际局势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歪曲的解释。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著名宣言強調指出，現时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世界形成两个对立的陣营，是社会主义用革命方式代替资本主义这

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的必然結果。

但是南共綱領草案不顧現實，無視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个对立陣营的事实，硬說只存在“两个軍事政治集团”，而“置身集团之外”是南斯拉夫的優點，是南斯拉夫对和平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的特殊功勞。对当前国际局势这种不正确的解釋显然是为了給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陣营和資本主义陣营之間两面占便宜的政策寻找某种根据和辯解。

南共綱領草案否認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本質的區別，硬說苏联采取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实力地位”政策和“霸权主义”。綱領草案說，“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和其他类似的政治形式早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同盟国首脑會議上就已經出現，而在战后繼續存在着”。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在大国之中，只有苏联一貫反对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并且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希特勒的解放斗争，其中包括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同样地，由于苏联努力和积极支持蒙古人民的正义要求，西方国家在1945年雅尔塔會議上不得不承認我們人民民主国家的地位。

南共綱領草案粉飾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以夺取世界霸权的侵略政策。多么奇怪，南共领导人竟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极力歌頌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

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被南斯拉夫领导人誉为“无

私的”、“真誠的”援助，这种援助无非是美国垄断資本家通过惨无人道的剝削美国劳动人民和不断掠夺被奴役国家人民而榨取来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但不難推想得到，美国統治集团給南斯拉夫一些好处，是为了达到处心积虑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1956 年在給美国总統艾森豪威尔的密信中透露了美国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援助”的真象和实質，在这以前，洛克菲勒曾担任美国总統“冷战”策略和外交政策問題特別顧問。他在这封信中強調指出，美国“只应当在使政府保持政权和箝制任何敌对的反对派分子所必需的范围内才給予这种帮助”。洛克菲勒指出，美国同接受“援助”的国家发展經濟关系，应当使美国有可能掌握这些国家的經濟命脉，随后引証了奴役伊朗的經驗。洛克菲勒公然无耻地說：“通过經濟援助，我們得以插手伊朗石油，現在我們在这个国家的經濟中已經根底巩固了。巩固我們在伊朗的經濟陣地使我們有可能控制它的整个外交政策，特別是說服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約。”洛克菲勒最后主张到处大肆宣揚美国对其他国家臭名远揚的“援助”，把它形容为“美国真誠和无私地希望帮助这些国家的表現”。

就上述情况来看，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的真正危险来自何方，是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呢，还是来自美国垄断資本家所领导的国际帝国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有历史意义的宣言中，极其重視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同規律和具体形式的問題。宣言中說，无产階級政党忽視民族特点不可避免地会使它脫离生活、脫离群众，从而給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損失。另一方面，夸大民族特点的作用，借口考虑本国特点而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給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損失。为了防止这点，會議参加者声明，他們認為必須同时对这两种傾向作斗争，在实践中实现巧妙地把共同規律同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和传统相結合的原则。

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創造性地应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每个国家都可以有由其民族和历史的发展特点决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形式和速度。但是，在揭发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特点时，不应忽視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共同規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統一原则。

尽管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各不相同，但它們在主要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各个国家发展中的特点只有在我們从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共同規律来加以研究时，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

列宁指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基本規律和特点不是具有地方性的、民族特殊的意义，而是具有国际意义。尽管十月革命具有同俄国历史条件有关的特殊性，但它开辟了一切国家人民現在和将来走向社会主义所必

經的康庄大道。

这已为社会主义陣营的一切国家，無論是技术上經濟上較先进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或是过去較落后的、甚至沒有經過資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例如蒙古）的經驗所証实。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規律的原則，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政策的思想基础。无怪乎現在正是这些原則成了帝国主义政客和思想家猛烈攻击的对象。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脱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走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場，这就是遺忘和忽視共同規律的結果。

从南共綱領草案中可以看出，南斯拉夫領導人反对他們自己所臆造出来的所謂“思想壟斷”，其实就是否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同規律，而把这些規律貶为“机械压力”、“自上而下的强迫”，同时却夸大各国发展的民族特点。南共領導人把这种特点說成是絕對的东西，用这些特点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原則和規律——苏联遵循过这些原則和規律，其他走上社会主义建設道路的国家現在也在遵循这些原則和規律，虽然方式和条件是不相同的。由此，他們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政治的团結。

應該着重指出，不管那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民族特点如何伟大，它們都不可能貶低馬克思列宁主义學說的共同原則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意义，貶低各国无产阶级在爭取摆脱資本主义奴役制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

斗争中的紧密联盟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用极高的代价取得的，并且由苏联共产党综合在列宁主义之中，尽管苏联的发展有种种特点，但这种经验基本上是一切国家的共同的财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忽视这种经验就可以导致并且实际上在客观上导致（不管个别政治活动家的主观愿望如何）违反国际主义原则，离开这些原则。

列宁教导说，正确理解一个国家的无产者的民族利益不可能违背他们的国际主义利益和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在自己国家内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发展其他国家的解放运动。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匈牙利1956年10月—11月反革命叛乱时期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了见诸行动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面目。铁托和卡德尔等人在对匈牙利事件的阶级实质的阐述，对苏军援助匈牙利人民的估价等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根本不正确的立场，很自然地遭到了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坚决反击。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当时通过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争取自己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团结一致的共同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其中特别指出了：“南共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和意义的学说的极端错误的解释——现今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就是这种错误解释的后果——证明他们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道路而走上了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南共领

导人和它的报刊企图宣扬和强迫其他国家接受所谓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把这种道路说成是最正确的或者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们却忽视了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首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

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首先对南斯拉夫本身是危险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南共领导人，把自己的国际主义仅限于承认各民族的平等。但这种所谓国际主义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一丘之貉，因为它没有提高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照列宁的话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第一、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于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实现战胜资产阶级的这个民族，要能够并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担负最巨大的民族牺牲。”（“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793页）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代替国际主义，这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

在南共纲领草案中成系统的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实质上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归根结底，这种理论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维护资本主义，并在那些资本主义已被消灭了的国家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南斯拉夫某些领导人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

言說明，他們是在含糊其詞地重復資產階級宣傳的論據，這種宣傳用巧妙的誹謗和蒙騙辦法散布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政策的懷疑，同時極力把帝國主義描繪成是自由和民主的捍衛者。

用不着證明，對於削弱社會主義力量和分裂社會主義國家感到興趣的只是帝國主義集團。而南共領導人實際上在宣傳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隔絕地孤立存在是合宜的，這種路線是多麼荒唐。遵循這種主張，就是意味着不是鞏固而是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聯繫、友好和互助，削弱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在存在着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時代，任何關於能夠不加入這個大家庭而單獨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論斷，都在客觀上給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損失。這種傾向會分散和削弱社會主義力量。

莫斯科宣言指出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特點。這種相互關係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國家獨立和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但是這些原則並沒有包括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全部實質。它們相互關係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兄弟互助，這種互助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原則，這是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所產生的。最近十年來（1947至1957），蘇聯對蒙古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援助達十億多盧布。現在各社會主義國家中由蘇聯幫助建設的企業有三百個，到1962年將達到四百七十八個。大家知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幫助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了蒙古人民共

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很大的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欧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給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經濟建設以兄弟帮助。

从这些不可辯駁的事实看来，南共綱領草案中硬說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有不平等的关系、有“消极的傾向”，甚至有一国剝削另一国的現象，这种誹謗性的論断是站不住脚的。

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其中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历史，都証明这种捏造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談。

蒙古每一个誠实的劳动者都很清楚，苏联在蒙古人民取得和保卫民族独立的事业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在新生活的建設中給了蒙古人民以真正兄弟般的援助，它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一貫不渝地遵循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一貫本着帮助蒙古从落后过渡到进步的眞誠願望，并不为自己攫取什么利益和特权，而且相反，为我国的幸福和繁荣而甘受牺牲。

南共綱領草案指出，“在国际工人运动內部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中，必須坚决反对任何霸权傾向”。可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实际上是在号召人們修正、重新考虑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陣营中的领导作用問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先鋒作用問題。在南共綱領草案的其他任何一条中都沒有象在这一条中如此明确地表現出資产階級思想的影响以及南共领导人滾到修正主义和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立場上

去。

这一切不能不認為是对于作为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支柱的苏联进行粗暴的攻击，不能不認為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統一和团結。在現代条件下，只有那些承認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堡垒和中心的人，只有那些决心保卫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侵犯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很明显，苏联人民的成就，无论是对于反对新战争威胁的斗争，还是对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发展和巩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說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每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現在必須善于看到爭取解决民族任务的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及其巩固和順利发展有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

大家知道，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这不是出于某个人的願望，不是由于什么人为的措施，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結果。历史本身就把苏联和苏共提升到这种主导力量的地位。苏联在社会主义陣营中的领导作用是由于俄国工人阶级树立英勇功績的結果，是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的結果。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和最强大的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它拥有建設社会主义的最丰富的革命經驗并且能給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以无私援助，所以它应该受到普遍爱戴和深深敬仰。

人类永远不会忘記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

为履行自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自觉地承受的无数牺牲和苦难。

由于历史条件，苏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从而对这一政策的结果负有极重大的历史责任。然而，苏维埃国家的这个特殊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致损害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主权，而且相反，会有助于保护这种独立，以防帝国主义的侵害。它丝毫也没有不符合，而是相反地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南共纲领草案起草人严重地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重弹了老牌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超阶级性”、关于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等等已被生活所否定了的陈词滥调。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同帝国主义的忠实奴僕——右翼社会党人的论调相呼应的，这些人恶意诽谤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不可缺的主要武器。

至于说到南斯拉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主张，那末，就是南斯拉夫自己的做法——它所大肆吹嘘的所谓社会自治制度也没有证实这个主张。

南共纲领草案的修正主义论点实际上是否定了共产党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这是非常有害的。

可见，冒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新成就的南共纲领，

實質上就是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去適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明確反映在這個綱領草案中的現代修正主義，無非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形式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反對革命思想的鬥爭的繼續。

目前在兩個體系以及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這兩種意識形態間劇烈鬥爭的形勢，迫切要求大力加強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隊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的統一和團結。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團結首先要以明確的思想立場為前提。

對自己的錯誤和對同志式的原則性批評的態度，過去和現在都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否嚴肅以及它是否履行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義務的標準。

南共是否能夠考慮到各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同志式批評而有勇氣和決心承認並糾正自己的錯誤，這完全全取決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自己。

（譯自 1958 年 6 月 20 日蘇共“真理報”）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 联盟代表大会

(1958年5月26日突尼斯共产党“先锋报”的文章)

今天，各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地注视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因为在现代国际舞台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起着有决定性的重大作用。

最近以来，舆论注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注意代表大会所引起的理论性和政治性问题。我们的穆罕默德·恩纳法同志代表突尼斯共产党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个代表大会。

“先锋报”在获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会议情况和决议以后，认为有责任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引起的問題加以探讨。因为其中许多問題，不仅关系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而且关系到所有共产党人，进一步說，也关系到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統治和战争政策而斗争的一切人，特別关系到进行着斗争的亚非两洲人民。

一 南斯拉夫代表大会和国际形势

对现代国际形势的分析，无疑是这次代表大会所引起的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最直接地关系到我們的斗争

以及各国人民为爭取民族独立与和平而进行的斗争的問題之一。

在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行事的所有共产党人看来,同样,在具有远見的所有政界人士看来,显而易见,現代世界形势的特点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爭取解放和自由的力量同剝削和压迫的势力之間不断发展和加劇的根本矛盾。这些矛盾,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苏联誕生以后加劇了。苏联是第一个实现了工人和农民以及支持工农事业的自由知識分子的主权的国家。从那时起,各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間的斗争也加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斗争造成了新的客观现实,其特点是世界分裂成两个陣营——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存在着两个市場——社会主义市場和資本主义市場。最近以来的事态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殖民主义体系分崩离析、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飞跃发展。因此,亞非两洲的許多国家爭得了独立。这許多国家举行了万隆會議,它們之中大多数执行中立政策、反对站在帝国主义方面的政党,因而同自由、独立和和平力量一道起着重要作用。

世界范围的相对立的势力之間不断进行着斗争: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独立和和平力量为一方,資本主义、殖民統治和战争势力为另一方。今天的世界形势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这种斗争的結果,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出的。

然而,南斯拉夫的代表大会却对世界形势作了另一

种估計，一种不顧事态发展的本質而只看表面現象的估計。例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間的根本矛盾撇开不談。他們对国际形势严重化的解释，不是从这种根本矛盾出发，而是憑各由一个大国領導的两个对立的政治軍事集团的存在来解释。他們对美国 and 苏联所起的不同作用不加以区分。照他們的分析，好象苏联同各資本主义大国一样，也执行着实力政策，而且也出于实行霸权主义和統治的某种意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竟然說，苏联的政策促成大西洋公約的誕生，好象这个公約以及許多其他条約，例如东南亚条約組織和巴格达条約，根本上不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决意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导致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不是由于他們决意阻挡亚非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飞跃发展。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正是亚非各国人民的最伟大最忠实的朋友。

在社会主义陣营內部，事实証明，苏联根据无产階級團結原則提供的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是人民民主国家在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有力因素。在帝国主义陣营內則完全相反，那里真正存在着霸权主义和进行統治的意图，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帝国主义陣营中的某些国家在后退，而仅仅有利于美国。美国在合作、联盟等等的借口下，控制着所謂自由世界的大部分国家的經濟。

阿拉伯各国人民，他們在塞得港成为被侵略的目标的时候、在叙利亚成为阴谋活动的对象的时候，已經体会到苏联的友誼的价值，以及在实际上拥护苏联在贊助解

放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各国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认为南斯拉夫的分析 and 歪曲苏联的作用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各国人民现在都知道，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的独立和安全，根本不是威胁，威胁都来自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来自美国、来自帝国主义阴谋和公约，例如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计划。新独立的国家，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内，都通过同苏联的关系的实践了解到，这个大国同它们打交道是平等相待的，是支持它们的事业的，根本无意统治它们或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它们，不象大垄断资本和银行家掌握权力的西方国家那样。

突尼斯共产党人不能同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分析，因为这个分析是同原则相矛盾的、同具体的客观现实相矛盾的。这个分析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队伍中散布混乱和混淆是非的思想，并为所谓的自由世界提供宣传材料，这种宣传依靠谎言谴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在于阻挡一切进步的运动。

突尼斯共产党人仍然确信自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和通过的政治分析。而且，这一分析，也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党的决议中和1957年11月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得到证实。

二 向社会主义过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提出了涉及马克

思列宁主义根本原則的許多理論問題，例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无产階級专政問題和无产階級国家在建設社会主义阶段的作用問題等等。

所有这些問題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我們將只討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的观点。

在所有共产党人看来，根据馬克思主义的教訓以及所有的党加以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历史經驗，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根据各国的不同具体条件、通过不同的道路。

然而，通向社会主义的一切道路，即使是和平的道路，都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它的党的革命領導下走的革命道路。同样，仍然存在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某些一般原則，这些原則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不管具体的道路和方式如何。在这些原則之中，可以指出这一原則：共产党的存在，它組織工人階級先鋒队，保證工人、农民和其他贊成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联盟，英明地領導他們采取这一种或那一种方式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政权。

經驗——包括南斯拉夫自己的經驗——表明，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就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然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絲毫不重視这些根本性的一般原則。例如他們認為，資本主义，包括資本主义大国中的資本主义，可以自然而然地向社会主义演变。他們的論据就是国家資本主义的存在，毫不考慮資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實質和作用。同样，他們認為，沒有領導工人

階級及其盟友、加強他們在國內的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也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根據這種觀點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除掉工人階級及其盟友之外，還會有其他力量準備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到底。這種觀點還可能把工人和社會主義的其他擁護者引入歧途，並認為，無需有一個共產黨來領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

三 各共產黨之間的團結

在談到各共產黨之間的关系問題時，南斯拉夫的代表大會強調指出，這些关系應該依據平等原則和互不干涉每個黨的各自的內部事務的原則。所有共產黨都同意這些原則。

然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總是只看曾經損傷共產黨之間的关系的那些錯誤，而不考慮這些錯誤已經糾正了，特別是自從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因此，他們甚至抹煞蘇聯共產黨所起的根本作用。同樣，他們把所有其他共產黨都說成是“教條主義者”，而這些黨却是作出了重大成就的，例如蘇聯共產黨或中國共產黨，它們都有效地、根據英明的政策領導着強大的力量。此外，事態發展本身也証實了它們觀點的正確。這些黨當然不同意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觀點，並駁斥了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論點。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態度會損害共產主義團結关系，而這種團結，對於各國人民在今天同帝國主義進行的決定性戰鬥中取得勝利，對於爭取獨立、維護和平和不問制度如何的各國和平共處，都

是必要的。

* * *

我們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提出这些批評性意見，这是因为我們热烈希望各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应建立在明确的、符合团結着我們一般原則的基础上。我們在提出批評作为对保卫正确原則、反对一切歪曲的貢獻的同时，我們也不忽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从消灭剝削者和帝国主义僕从的政权以后，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可貴成就。我們衷心希望这些成就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得到加强。同样，我們非常重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声援民族解放运动方面，特别是声援正在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兄弟人民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們希望这种作用将越来越大。但是我們認識到，只有在社会主义陣营一切力量之間的团結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此。我們也贊成加强和扩大我国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間的关系，这对我們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由于这一切原因，突尼斯共产党認為，思想和政治上的分歧，并不妨碍在互相諒解的气氛中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繼續保持友好关系，而这种气氛并不排斥誠懇的相互批評。

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

匈牙利 海伊·拉斯洛

現代資本主義狀況的形成是決定整个人類命運的問題。對帝國主義發展趨勢的正確估計，對於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是特別重要的。我國的廣大群眾對於圍繞着南共綱領而展開的辯論給予很大的注意，這種辯論的一些極其重要的部份正是與上述的這一問題有關的。

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和列寧的具有遠見的結論已為生活所証實。它最近的發展趨向說明了什麼呢？首先讓我提出一些說明生產和資本的集中正在大力加強的材料。

在美國，擁有1,000個或更多的工人的企業中，1919年有15.1%的工人在工作，1939年有22.3%，1947年有32.8%，1953年有36.3%。1956年，美國同業性聯合企業有650,000個，其中有81個的資產超過10億美元。這81個大企業的手中擁有整個聯合企業資產的四分之三，而這81個企業是處於摩根、洛克菲勒、梅隆等8個財團的監督下的。材料證明，在西德、英國和法國也有類似的发展。

列寧在40年前創造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名稱，確定了這一概念的實質，並且對工人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領

導者們強調指出，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家的活動和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40年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職能擴大了。但是，儘管如此，資本主義仍然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質一點也沒有改變。

修正主義者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估計

儘管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質仍然如舊，可是，它的信徒和捍衛者卻給資本主義起了一些新的名字，來掩蓋它的本質。他們稱它為“人民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混合經營”、“有計劃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每一個名詞都有它的一套“理論”。

在資產階級關於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中，凱恩斯的理論對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和修正主義者有着最大的影響。凱恩斯強調他的思想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他並且聲明，他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信徒，他的全部理論是為加強壟斷資本主義服務的。

在社會民主黨集團中流行的各種有關“福利國家”的時髦思想的出發點就是凱恩斯的理論。“福利國家”的實質是什麼呢？那就是充分就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險。按照這種說法，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就沒有必要了，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只需審查預算就夠了。收入的合理分配會導向使階級差別減小、甚至消失。

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英國工黨首要理論家之一斯特拉徹也完全接受了凱恩斯的理論。照他看來，根據凱恩斯的原理，可以改造資本主義，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只需

有“……为现代民主所发展了的那样一个国家”就够了。

一个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讨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时候写道：“在凯恩斯的法则的实现方面斯特拉彻持有和我们党的纲领完全相象看法，……应该做到的是使政权在社会内部分享(分配)。”(见“未来”1958年3月号)

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信徒凯恩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却以社会主义的信徒自命的斯特拉彻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地恰好步调一致的。与他们一致的“社会党国际”的舆论这样写道：“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正处于这样一种进化的不同阶段上，这种进化足以引向对生产资料及其使用的民主监督，即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把这些观点与南斯拉夫的各种主张相比较，就不能不发现有某种类似之处。在一个以法文出版的南斯拉夫杂志(“社会主义的当前问题”，1958年第46期)上可以看到这种提法：“在那些社会民主力量活跃的国家里，其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混合经营为特点的，这是这样一种经营，其中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规律和国家经济使其起作用的新规律平行地发生着影响。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着资产阶级这个过了时的、衰落的阶级和上升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利用这两个阶级的若干弱点，努力把它们变为社会发展的独立因素。”

南共纲领草案的某些部份和南共代表大会上的一些发言表达了如下的思想：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是阶

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超於社會之上，就是說，沒有階級性。這一機器既限制私人資本，又限制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可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趨勢可以滲入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中去。因此，混合經營是可以討論的。這是修正主義思想，它是違反馬克思的國家理論的。

“國家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的產物和表現。”這是列寧關於馬克思國家理論的定義，它對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是適用的。

政權的分享

南斯拉夫關於工人階級在較長的進化過程中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是與社會民主黨人關於政權分享的看法很接近的。我們很容易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十分軟弱，社會民主黨人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其他信徒仍信賴政權分享和議會政治到這種程度，以至於讓墨索里尼取得了政權。

另外舉一個例子：七十五歲的爱德瓦得·伯恩斯坦於1925年在柏林大學作了學術報告。他在這一報告中說，魏瑪共和國可以在它的基礎上實現他的“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主義”的學說。他說，不能把魏瑪共和國叫做資本主義共和國，強有力的工人組織限制着資本企業主的專政。可是，在伯恩斯坦報告以後八年，德國的工人運動却被希特勒鎮壓下去了。

我們不必去回顧三十年以前的事。在法國，有着強

有力的工会組織、强大的共产党、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民主在小資產階級和农民中間有着深厚的根基，可是法西斯主义到底还是“兵临城下”了，民主力量在阻塞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国的垄断資本主义怎么办呢？宁可抱着打內战的主意，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給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国人民以自由。我們看到的“政权分享”就是这末回事。

在所有权分配方面，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行了。例如我們把現在美元的購買力估計为約等于战前的一半，那末，即使这样，美国最富有的家族如杜邦、梅隆、洛克菲勒等家族的財產比战前至少增加到三四倍。在帝国主义的政府中都是最大的垄断資本和最富的家族的代表。美国大資本的杂志之一——“幸福”杂志在1954年提出了一个問題：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商人政府？它指出，1952年在杜魯門治下，国家机构的領導职位上有32个商人。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机构的領導位置上有86个商人。国务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律师，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是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务顧問，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在不做官的时候是以肥皂大王著名的。誰能相信，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来自最大的垄断資本家利益集团——会是超階級的，并且会采取損害垄断資本利益的限制性措施？

因此，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趋向不是象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或是象南共綱領的某些修正主义观点所代表的那样，而是有着那末一种发展趋向，即

是資本主义制度內部矛盾越增长，国家垄断資本的活动就越加多；同时，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通过和平或非和平的途径取得政权和結束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制度的时刻越迫近，垄断資本主义国家社会越加疯狂、越加反动地来維護資本主义制度的利益。

然而，国家資本主义的企业和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組織机构是否能利用于社会主义，这是另外一个問題。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認為国家資本主义在取得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都有进步性。他強調說，由于这些經濟形式已为建設社会主义提供了准备条件，只需要再加上一个因素，那就是讓工人阶级取得政权。

国家資本主义在經濟上落后的各国中起着进步作用。这里，国家資本主义加速着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什么叫“超帝国主义”和“領土完整”？

最大的垄断企业、最强大的国家卡特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建立了国际联系，成立了国际性的卡特尔，以便通过代表它們的經濟分支机构彼此来瓜分世界。随着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出現了新的情况。上述的国际協議在目前的时期是通过由垄断資本所支配的国家机关的途径，通过国家机关的联系而达成的。現在已在实行国与国間締結协定，这些协定提出了比过去国际卡特尔之間的協議广泛得多的經濟、政治任务。（但是这一种旧的联系形式也并未消失。）

就在这些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建立了调节国际贸易、维护国际货币基金和货币的稳定的关税贸易总协定组织、旨在加强西欧国家间经济联系并以此来为北大西洋公约服务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共同市场的薄弱组织和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欧洲自由贸易地区。这种发展又从新唤起了“超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考茨基是这种思想之父，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认为垄断组织向世界垄断组织的发展好象会缓和国际矛盾似的。

今天的情况怎样呢？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较为有利的经济状况减缓了矛盾的增长。美国的经济压力在短期間暂时阻碍了矛盾的充分显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最反动的分子联合起来了。但是，尽管如此，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分裂显然在加强着。

现在对于世界的再分割的企图自然是与40年前表现得一样了。当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当一系列的殖民地国家转而反对帝国主义，并且这种进程还在发展着的时候，现代帝国主义为了再分割世界而进行战争的尝试对他们来说是冒着很大的危险。但是这种企图并未消失。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不了解呢？因为它们指望着恢复它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国家想在最高级会议上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局势提到日程上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想在这些国家中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而这假如不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又会是什么呢？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什么要攻打埃及？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組織叛乱？这是为了要把这些国家重新拖入帝国主义体系中去。重新分割世界已有比較和平的方式。其中也包括殖民化的新手段——帝国主义的“經濟援助”，美国就試圖利用它来奴役某些国家，把它仍从它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那里拉过来。

在資本主义国家的团結之中永远是隱藏着其中最強的参加国的一种企图，就是使所謂領土完整能有利于扩大它的势力范围。但是这种团結也有着別的目的。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丁堡尔根写了下面的一段話：“西欧的領土完整应作为这样的企图来了解，即是要实現在力量日益增长的俄国和实力較为減弱的西德之間的均勢。”說得很明白，西德的領土完整也列入了帝国主义实力政策的思想領域了。

南共綱領的起草人把西德的共同市場和經濟互助委員會国家的經濟合作都說成是“領土完整化”和“地区合并”。这也就是說，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互助和平等基础上的旨在加速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成的最密切的兄弟合作和为反对社会主义而努力組織起来的、进行着为帝国主义利害关系的明爭暗斗的垄断資本主义組織等同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是无需加以評論的。

摆脱危机的資本主义是沒有的

在垄断資本主义国家手中集中着許多經濟手段。无疑地，通过各种措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再生产的进

程。但是，危机是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资本主义性质之间的矛盾中、从资本家无限增加生产和群众的消费日益受限制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危机，那就是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不曾有过世界经济危机，在美国有过两次较小的危机，但是就是这两次危机也没有充分地发展。在其它工业国家根本还不曾有过危机。要检查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很深远的。十分确实的，这首先不是“非周期性”法则，而是别的原因决定了这种发展。但是，这种情况却加强了寻求阻碍危机的手段的信心，而这也支持了修正主义者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可是，1957年第四季度，美国开始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危机直到现在还表现得相当严重。现在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设想，而是事实证明了，“有计划的资本主义”是没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危机是无法消除的。

美国的危机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贸易中发生影响，并由此而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生影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进口限制的消息。假如我们只举若干例子，那末，法国、所有的南美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罗得西亚都在紧缩入口。资本主义航运的吨位已有10%没有利用了。国际市场上对于煤和钢的需要大为减少，这也说明了工业生产缩减已经日益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其它国家中去。最近几星期来，英国钢的产量下降了，现在煤的储存正在大量增加中，失业现象尽管就季节性来说

應該是減少的，可是還是增加了。

美國在最近幾個月來所採取的措施就其現象上來看，是為了要消除企業破產和恐慌，為了在11月間定期的選舉來到以前——即使是暫時的也好——造成一種印象，即好象情況已經改善了。最近半年來的經驗證明，儘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採取了重大的經濟措施，可是領導再生產進程的可能性還是受到了限制。

總而言之，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可以說明如下：資本和生產的集中在繼續進行中，壟斷資本在增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加強，因此，資產階級某些階層間的矛盾尖銳化了，在各壟斷集團之間進行着爭奪對國家機構監督的鬥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間的矛盾加劇了。經濟危機在侵蝕着資本主義世界。由於資本主義在兩大體系的競賽中日益落后，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也在加深。

帝國主義方面在進行着廣泛的宣傳，旨在掩飾這些矛盾和對立，使資本主義的局勢美化起來。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則以他們的活動助長了對資本主義的美化和理想化。

（譯自1958年6月14日匈牙利“人民自由報”）

阿根廷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1968年5月29日阿根廷共产党

“我们的话报”发表)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久，我们党的领导机构收到了南共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准备提交给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草案。

阅读了上述纲领草案之后，了解到其中一系列的论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原则的，特别是违背我们党所完全拥护的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历史性宣言，于是党的领导表示不同意这个纲领草案，并且决定不派兄弟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大会。后来又阅读了“共产党人”杂志4月份所刊登的批评南共纲领草案的文章全文，阅读了“人民日报”5月5日和“真理报”5月9日的文章以及其他兄弟共产党机关报的文章，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完全同意上述文章的内容，确定了从前的决定。

在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注意了1968年1月7日到8日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中央委员会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十二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这个“应当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并且强调指出，它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显示出了磐石般的团结一致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遵循着战无

不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滿意。

上述決議說，这个宣言強調指出，每个党都应当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的普遍規律的範圍內，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經濟特点、社会特点和政治特点来找出自己的道路。但是也警告說，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道路絲毫也不意味着修正主义者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敌人所提出的那种“民族”社会主义或民族共产主义。后面这一句話完全适合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的內容。

至于談到我們党，执行委員會認為，在必須消灭一切宗派主义残余的同时，必須密切注意任何修正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傾向的出現，以便及时地加以根除，如同1953年对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傾向的做法一样。

附录：铁托在拉宾发表的演说

“人民日报”编者注：铁托6月15日在伊斯特里亚半岛拉宾地方发表了一篇污蔑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对美帝国主义再次表示感恩戴德的反动演说。它的全文刊载在6月16日南斯拉夫的“战斗报”上。现译载如下：

同志們：

在庆祝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拉宾开矿一百五十周年紀念的时候，請允許我向你們致以最热烈的祝賀。

一百五十年前，当矿工、伊斯特里亚的工人开始在这里的地下工作时，他們做梦也不可能想到会有这样一天，他們的后代自己就是矿井的主人，自己管理矿井，而且按照自己的願望，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一百五十年来，拉宾的矿工曾經有过許多困难的时刻，甚至有过牺牲，流过許多汗和泪，那时矿工沒有象今天这样的条件，也沒有象今天这样的劳动工具。

同志們，这个煤矿在南斯拉夫解放以后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拉宾的矿工为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当然，我們不可能在战后最初几年立刻就为这兒和全国各地的矿工創造应有的条件。但你們一定会相信我們已經尽了一切努力尽可能地改善这兒和全国各地矿工和工人的生活。

你們已經看見，不久前我們創造了这样的物質条件使矿工可能根据最适合他們的条件領取养老金。当然，

還有某些地方應該加以改正。但我今天在這兒想說的是我們很快就可以按照礦工的權利把礦工列入高級工人之列。礦工的工作十分繁重，一生的時間大部分都在地下度過，礦工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基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因此他們有權利站在高級工人的最前列。

同志們，我知道你們都了解我國今天的情況，了解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經常遇到的各種困難。我只能因為我國有這樣覺悟很高的工人階級感到滿意和驕傲。我國工人階級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了解自己的作用、職責和義務，它耐心地、頑強地勞動，以便現在的一代和將來的後代都生活得更好。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今天具有這樣牢固的基礎，可以滿懷信心地前進，建設更好的生活。我們經濟情況今天已經走過了轉折點，而在此以前我們却不得不經常為明天的情況而操心。你們自己也看見，我國現在已經工業化了。當然還不完全，但已經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我國的產品一年比一年多。你們前幾天看到今年頭四個月我國工業生產增長了14%。如果生產年復一年地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我們就可以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國民總收入。這就是說，在達到我們奮鬥的目標、達到我國工人階級戰前戰後一直為之奮鬥的目標方面，有着最好的遠景。

同志們，我本打算象我已經答應過的那樣到你們這兒來多談談國內問題。不是談某些困難的問題，而是談談那些由於我國勞動人民還不夠清楚要求再作解釋的事情。但可惜的是我現在決定來談談那些妨礙我們使我們

不能更快地建設美好生活的問題。有些不幸的事使得我們在戰后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時期，在我們緊張努力力求擺脫各種困難但不獲成功的時期，一直遭遇着新的阻撓和困難，而且這恰恰來自我們很少能夠想到的那一方面。

我們前不久舉行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確是不僅顯示了共產主義者聯盟隊伍的團結一致，也顯示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勞動人民聯盟成員和我國各族人民的團結一致。大會的目的首先是總結我們的成績，對我們在第六次代表大會至第七次代表大會之間的工作進行全面分析，並從中吸取教訓，同時也對那些不僅對我國，而且對其他國家具有意義的成績進行一定的分析。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在會上既提出我國內部發展和國內工作的成績和缺點，也提出那些在我們看來可能損害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我國以外的缺點。但是，事與願違，我們却因此遭到其他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無法接受的誤解。先是因為綱領，後來因為大會上的報告而攻擊我們，把那些我們既沒有說過也沒有寫過的東西強加於我們，許多事情都被歪曲了，而且把我們沒有說過的的話就那樣告訴給這些國家的人民。

目前攻擊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叫囂並不是由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和向第七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的任何理論上的提法所引起的，而是有更深的根源的。這是早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前很久就組織好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綱領不過是被用來作為攻擊南

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一個借口而已。發動這個運動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拒絕在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通過的十二國宣言上簽字，在於我們出於每一個人早就清楚知道的原因而拒絕參加所謂社會主義陣營，而這些原因歸根結蒂就是我們反對把世界分裂成各種陣營。

至於綱領本身，經過若干批評以後，我們接受了意見，認為應該刪去某些地方。此外，鑑於綱領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文件，我們自己也認為召開大會以前應該加以全面的闡明，因而把它提交廣泛的討論。你們知道，我國人民提出了一千五百條各種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些是小意見，有些帶有本質的性質。我們也曾告訴國外的同志，告訴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同志，綱領不是定稿，只是草稿，我們的委員會還在繼續工作以使其更加完善。我們也說明有些東西已經刪去或者加以補充。因此不應沒有耐心，等綱領擬就並在大會上通過以後，再說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我們將予以考慮。的確，當某些善意的同志，例如波蘭同志，向我們提出一些意見之後，我們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但是，當有人不是向我們提出原則性的意見，而是簡單地，不加思索地責罵的時候，大會當然不能接受這些意見，不能把它寫到綱領里去。

但是，我們沒有在這項宣言上簽字和沒有參加社會主義陣營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反對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最好的合作。相反，這意味著我們是主張在一切方面進行這種合作的，但是我們認為，在目前這種緊張的國際局勢中，同其他同樣不屬於任何集團的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起奉行建設性的和平政策，比參加這個陣

营从而使已經紧张的世界局势更为加剧要有益一些。

我們認為，考虑到我們的外交政策，考虑到共处的原則和同一切国家合作的必要，也就是說考虑到我們整个的和平政策，必須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努力使世界局势不致趋于尖銳，努力避免战争。我們認為必須同一切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而不應該把我們自己局限于两个陣营之中。这两个陣营之間将会发生冲突，并且有朝一日可能会因为它们而爆发战争。

至于說到被用作对我們国家和共产主义者联盟展开这种凶狠的、远非同志式的运动的借口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和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我必須強調指出，現在东方各国的报刊和言論所用的这篇綱領和这些报告的引語大部分是歪曲的，不正确的，有时是捏造的，或者是断章取义，从而会使人对我們的态度得出十分錯誤的印象的。

我們就举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报纸上或某些領導人的演說中的一种断言为例，他們說我贊美了美援和美帝国主义。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任何时候也沒有頌揚过帝国主义，如果誰听到，誰就向我講吧。他們同时还說，我輕視苏联的援助并攻击了苏联，这也是一种武断。这种断言提供了一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进行最粗暴的污蔑和誹謗的借口。

不过你們大概記得，在关系正常化之后，我是第一批竭力要我国人民忘掉斯大林在1948年和1948年以后的整个时期加在我們身上的那些严重創伤的人們之一，你們會記得，和其他的同志一起，我竭力設法使我們可以忘

掉过去的事，使我們可以走上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主要是我国和苏联之間的正正常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新道路。你們知道，我从来没有攻击过苏联；但是他們却說我攻击了苏联，并且以此为借口对共产主义者联盟进行最粗暴的謾罵和誹謗。于是，硬把某些莫須有的东西推在我們身上，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对我們进行最粗暴的攻击。

这里就是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所說的話：在我們极其需要援助，即斯大林对我国施加政治、經濟和宣传压力的时候，我們从美国获得了經濟和軍事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們克服了当时的巨大困难。尽管美援仅占我国国民收入的4%，但是在我們方面，如果否認我們在最困难时期获得的这种援助的重要意义，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可理解的。东方某些人想利用这件事达到宣传目的，表示怀疑我們接受的这种援助不附任何政治或其他讓步。但是事实总是事实，我們沒有作任何这种性質的讓步，当时也沒有人向我們提出这种条件。

这就是我所談的，他們就因这一点而攻击我。而我們当时需要援助这一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在南斯拉夫沒有一个热爱本国人民并希望人民美好的人会不同意这一点。

关于南苏关系及合作問題，我在报告中是这样說的：以貝尔格莱德宣言为基础的南苏关系今天的发展是順利的。相互間的貿易也有了广泛的发展。簽訂了一系列的协定，例如：在南斯拉夫建立价值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工业

企业，总额五千四百万美元的貨物貸款，科学技术合作，为三千万美元的黄金或外汇貸款以及原子能方面的合作等。

除此以外，还签订了文化議定書，而且在此基础上正发展广泛的合作，并締結了解决双重国籍的議定書；还签订了有关建設鉛厂和人造肥料厂的特別协定等。所有这一切都証明，关系正常化和良好的友誼关系的建立已取得了經濟合作的物質基础，这对两国都有很大好处。

这就是我所說的。在这里我是否攻击了誰呢？是的，我没有攻击。我是否有說的不对的地方呢？没有，因为这是对的！如果我說这将对双方有利而他們却感到伤脑筋的話，那我又有什麼办法呢？

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并没有忽視苏联的援助，也没有攻击苏联，我只是按事实的本来面目來說明事实，至于我說这种合作对两国都有好处，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当然，我并没有开始考虑哪一个国家从这种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好处。現在我也不会說我們不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重大的好处，如果他們不曾中止执行这些协定的話。我們是会得到好处的。

关于对我的报告的其他指責也有类似的情况，他們从这个报告中援引了不同的片段而加以不正确的解释。从我們綱領中和其他报告中所作的种种引証和摘录也有同样情况。我們特別感到惊异的是，兰科維奇同志提出的报告竟然激起了这样大的憤慨，因为他只不过提到了議論我們的和使我們感到不愉快的話，而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連发表这种議論的任何人的名字都沒有指出

来,虽然我們是公开地、在全世界面前被人議論的。我認為,东方国家避免全文发表我們的材料以及避免使这些国家的輿論了解这种材料的做法,不是什么好政策,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中也是少見的。至于我們,你們已經看到,我們发表他們的東西,連他們咒罵我們的東西都发表,你們还会記得,我們甚至于发表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全部決議。然而,他們却不发表我們的東西,因為他們怕他們的人民知道我們所說的話。显然,这里牽涉到的就是,为了更容易对我国进行誹謗,而这就是为什么只发表那些可以在这些国家造成混乱和刺激輿論的東西的原因。在对不了解事实的人民提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他們当然有时要激动起来,可是,我要告訴你們。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巨大多数的人民不再相信这一套了,因為他們說,你們在1948年是这样做的,后来却又承認这是一个錯誤;那末有什么可以保證你們現在不是做同样的事情而明天又說这是一个錯誤呢?

如果这个綱領或一些报告中包含有其他共产党的某些同志所不喜欢的一些其他理論性的提法的話,那末可以就这些提法进行同志式的討論。但是無論如何这不能成为发动这样激烈的运动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領導和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理由。讓我們以“人民日報”(它因发表反对我們的誹謗性攻击現在已經全世界聞名)和其他中国報紙的文章和某些中国領袖的演說为例。他們对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国家的发展和党的領導进行了空前未有的、恶毒的誹謗和誣蔑。更坏的是,苏联報紙和其他共产党的報紙轉載了这些誹謗和誣蔑。这些

“馬克思主義者”就是用這種謾罵的語彙，據說是來保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思想的純潔性的。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知道是什麼樣的人在解釋他們的科學和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釋的話，他們會在墳墓中輾轉不安。看來，馬克思主義科學從歐洲傳到中國領袖那里之後已經經過這樣一種變形，以致它的創立者今天也會毫無辦法把它認出來，而且會對某些中國領袖硬加給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原則特別覺得不寒而栗。當然，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科學在一個遙遠的國家被某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作了這種歪曲的解釋的話——他們用他們的不近人情的方式來解釋馬克思主義並且想給別人上馬克思主義課——這是不能責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

如果這些中國領袖們有內部困難的話——毫無疑問他們是有的——讓他們用某種其他辦法，而不要用這種對南斯拉夫的敵對態度來解決這些困難吧。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缺乏資本、資金和貸款是怎樣的一個困難，但是我們是努力用正大光明的辦法，而不是在損害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他們無禮地指責我們說，我們為了取得二十億美元把自己出賣給美國人。首先，我們得到二十億美元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雖然這筆錢本會對我們很有用處。其次，他們忘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後，其他國家也得到了美國提供的戰爭物資和食物的大量物質援助以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其中包括蘇聯和某些其他東方國家。他們忘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斯拉夫幾乎

被完全摧毀，我們有資格得到援助，至少是為了部分地醫治戰爭創傷。

如果中國領袖們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关系要堅持斯大林主義的態度，那是他們的事情。但是誰會得到好處，類似1948年以來的那種壓力——他們自己也一度譴責過對一個社會主義小國施加的這種壓力——將會產生什麼結果，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他們可以相信，這種壓力也決不會成功，而會在國際勞工運動中留下甚至更深的消極痕迹。他們在寫的文章和發表的講話中都說，1948年的事件一定不能重演，但是他們講話的語調，進行的誹謗以及在他們的宣傳中所使用的歪曲和撒謊的方法，和他們在1948年所使用的是一樣的。

這一點也是有趣的：中國領袖們之所以猛烈攻擊我們，是由於我們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共處的政策，這意味着，他們是反對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在這方面，他們同西方最反動的戰爭販子處於同樣的地位。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愛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處政策使他們感到不安。但是，戰爭解決不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困難，即使是一個國家擁有六億人口也罷，他們之中有些人常常喜歡強調六億人口這一點，他們說，在一次可能發生的戰爭中，仍舊會留下大約三億中國人。我們堅持認為並且說，戰爭和戰爭的破壞不可能在世界上建立和擴大社會主義，只有通過堅持不渝的努力，通過各國的勞動者的創造性勞動以及通過同其它國家進行的建設性合作，才能實現這一點。戰爭是人類特別是社會主義的頭號敵人，我們拒絕以它作為解決各國

間由于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思想而发生的爭执的手段。

从数量以及侮辱和謾罵的質量来看，保加利亚的領導人和保加利亚的報紙是同中国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步調一致的，更不用提阿尔巴尼亚的領導人了。当問題是誹謗南斯拉夫和它的領導人的时候，他們总是进行这种誹謗的第一批，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話。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整个来說是專門来攻击、誹謗和侮辱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它的領導人的。在他們的代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談得如此之多，以致它看来象是一种派系性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大会。保加利亚領導人不是承認他們国内发展方面的缺点和困难，不是交代过去的錯誤行为，不是承認他們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而是僭取了干涉南斯拉夫內政的权利。他們捏造各种各样不真实的事項，批評南斯拉夫的据說是恶劣的情况，并且吹嘘他們的情况，以便表明他們的情况較好，这样来使保加利亚人民得到安慰。

但是，我到現在为止所說的情况并不包括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进行的全部攻击。其他的共产党也在力求不太落后，轉載反对我国的所有誹謗和攻击，偶而也添上它們自己的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中也是不乏辱罵和对事实的歪曲的。从所有这些講話、攻击的語調和誹謗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經過长期的組織的，这些国家內的某些領導人不时发表的各种和解的言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欺騙世界的輿論以便尽可能地孤立我們和使我們信誉扫地。

当然，我們仍然認為，国家关系无需恶化，但是，这完

全不取决于我們。这一运动也使我們国家和其領袖對我們进行攻击的国家之間的关系大大恶化。某些領袖所謂決不可讓理論討論使国家关系恶化的言論已經完全破产了。如果进行的确有原則的和同志式的討論的話，我們相信国家关系不会恶化。但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和党的領袖所正在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运动，因此，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已經牽涉到了国家关系，下面的一些事实可以証明这一点：一、苏联政府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一开完以后就在两年中第二次破坏了給我們的重要工程以信用貸款的国与国之間的協定；二、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一开完以后，苏联就取消了国事答訪；三、残废退伍軍人代表团的訪問取消了；四、其他已經計劃好的各种互相訪問都已經放弃或取消了。当然，这不是在意識形态方面而是在国家方面做的事情，因此，一切对意識形态方面的強調都是荒謬的，因为其中牽涉到什么是显而易見的。

在最近在索非亚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赫魯晓夫同志发表了演說，除了談到其他事情之外，他毫无理由地攻击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袖，其措詞与同志式的批評毫无共同之处。他把我們說成是特洛伊木馬，西方帝国主义者要在它的帮助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在他的演說中——正象以后会看到的那样——他不但攻击了南斯拉夫的領袖，而且还攻击了我們的各族人民。我們的人民曾吃过斯大林的經濟和政治压力政策的不少苦头，因此，当赫魯晓夫同志今天仍然重复这种做法并加以辯护的时候（虽

然他曾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激烈譴責过这一政策)，我們感到很难过。

赫魯晓夫同志在索非亚說，我們是劳工运动中階級敌人的代理人，他說：“决不能設想美国壟断集团会对加强社会主义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感到兴趣。这个国家(就是南斯拉夫)的代表人物硬說我們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們(即我們南斯拉夫人!)是站在正确的立場上的。結果就出現了相当奇怪的情况：帝国主义者想通过这个国家(即南斯拉夫)来‘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他以諷刺的口吻指責我們在同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美国勾結。

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美国人給我們援助并不是为了讓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取得胜利，正象在1921年和1922年时一样，当时在苏联遭到严重困难和旱灾的时候，他們曾帮助过苏联，那并不是因为他們希望这会有利于加强苏維埃政府。那时他們所以給与巨大的援助是因为苏联发生了飢荒。在1949年以后美国人开始援助我們，那并不是为了讓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因为他們不喜欢社会主义，而且他們也不掩飾这一事实——而是因为，一方面，我們受到飢餓的威胁，另一方面，因为这样南斯拉夫就能够比較容易地抵抗斯大林的压力，和維護它的独立。但是，如果美国的某些人士在这方面抱有其他希望，那同我們无关。斯大林的經濟封鎖和威胁政策給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专家估計，这种損失达六千億第納尔左右。因此，美英法三国的援助使得由于封鎖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而处于严重的困境的南斯拉夫

得到很大幫助，而同時美英法三國在世界上在道義方面得到很大好處。

赫魯曉夫同志時常重複說，社會主義是不能用美國的小麥來建立的。我想，懂得怎樣做的人是能夠建立社會主義的，而不懂得怎樣做的人即使用自己的小麥也不能建立社會主義。赫魯曉夫同志在他這篇演說中說，我們靠着“帝國主義國家以陳旧的貨物的方式，給與我們的施舍生活”。首先，我們的人民並不依靠任何人的施舍生活，而是盡自己的巨大努力來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其次，我已經說過我們為什麼還必須接受某種長期信貸方式的援助。第三、美國的小麥、棉花和油脂並不是陳旧的貨物，而是每一個世界市場上都非常需要的商品。然而，美國的小麥並不比我們沒有得到的蘇聯小麥差，而且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對我們來說，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商品，是世界上價值非常高和非常有用的東西，因為它們幫助我們比較容易地克服了那些本來應當幫助我們彌補從1948年到1953年的經濟封鎖及政治壓力給我們帶來的損害的人不幸正在為我們製造的困難。最後，當最近赫魯曉夫同志本人要求同美國締結一項信貸和長期經濟合作的協定的時候，那些攻擊我們的人在道義上有什么權利由於美國的援助或信貸而責難我們呢？在這裡不僅是不講邏輯，而且攻擊和誹謗我們、說我們為了得到美國援助和信貸而出賣自己，這種作法簡直是無耻到極點了。

赫魯曉夫同志在他在索非亞發表的講話中說了許多攻擊南斯拉夫和它的領袖們的話；但是最奇怪的是，他現

在采取了中国領袖們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即为恶名昭彰的共产党情报局決議——永远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国际劳工运动史上的可耻污点的一本小册子——进行辯护的态度。当人們今天閱讀这个所謂決議的时候，他們将看到，它是以多么荒謬的捏造和誹謗为根据的，目的只是为了可以更加恶毒地誣蔑我們的党和我們的国家。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目前的运动中——不是討論！——赫魯曉夫同志等又采取这种使社会主义丢臉的行动。赫魯曉夫同志喜欢开玩笑地說：“在战斗的时候，用什么棍子都行”。但是，我認为，在今天的所謂討論，或者更确切地說，在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无原則的运动中，这是一个軟弱的、有害的武器。

根据事情的邏輯，在他們摘引共产党情报局決議来攻击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我們也应当回溯既往，叙述在四年多內反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种种恶行和我們駁斥在1948和以后几年斯大林发起的指責的論点。但是，这样做会把我們引向何处呢？

有人責备我，因为我在我的报告中談到斯大林的政策是消极的，对于南斯拉夫和一些小国以及对于苏联本身都是有害的。但是，我認为，我所講的有关斯大林的話并不比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講过的話更多、更尖銳。此外，我所举的事实是全世界老早就知道的。这是历史，斯大林的压力政策的历史和他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不正确的政策的历史，而我們既不敢讓，也不願讓历史被篡改。因此，我仅仅是作为历史事实提出这一点而不是別的。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对整个国内生

活有历史性重大意义，它不能够对过去的消极表现保持緘默，它也不能遮掩这些表现，更不能不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段时期中的形势发展。

这一切都是使我們为难的，但是，我們將奋斗，保卫我們自己对付各种不公正的指責，对付各种誹謗和攻击，因为这一切叫囂都是为了扼杀我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保持适当和公正的关系的原則性論点。

同志們，你們可以相信，对于这些攻击，不仅我国的領導人員，而且我們各族人民，这一次也都保持完全的鎮定和平靜。看来我們命定要在各方面的不断打击下建設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最沉重的打击則来自那些應該是我們最忠实和最好的朋友方面。看来历史已經為我們規定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甚至要維護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免它退化；要使社会主义从目前世界上的混乱状态中，帶着一种將为它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胜利道路的道义力量出現。

我們的領導人員受到指責，說他們煽动人民仇恨苏联从而毒害我們的人民。但是，这是不真实的。正相反，我們很困难地在我們各族人民中間恢复由于1948年以后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駭人听闻的行动而不能建立的信任。而現在是誰要恢复这种信任的呢？讓他們去問問我們的普通人民，这是不是真的，这样，他們就会知道我們的人民对于最近对我国采取的行动有什么想法。我們不仅沒有煽动我国人民去反对苏联人民，而且我們将来还要努力使目前这个运动所引起的憤慨情緒不要在我們人民的心中扎得太深。我們的人民对苏联或任何其他国

家的人民并不怀恨。正相反，他們欽佩苏联人民，把他們当作在历史上受过很多苦难，进行过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兄弟人民。但是，在我們人民的心中，也积下了由于对我国所采取的行动而引起的許多憤慨情緒，我相信，这种情緒就是苏联人民也是不了解的。

同志們，你們看甚至在今天，有些領導人，譬如說中国的領導人，就象在 1948 年常見的那樣，发表文章和講話，說什麼在所有这些爭論中，我們的人民跟我們是不一致的，而跟他們是一致的；說什麼他們是反对我們的，但是他們无法可想。只要想一想：我們的人民，过去有能力清算希特勒軍隊，清算了一切吉斯林分子而竟然不能清算我們——虽然据他們說，我們的人民是反对我們！他們對於我們人民的情緒和他們的政治成熟和覺悟作了多么錯誤的估計。在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中，1948 年的老方法又在舞台上出現了，其唯一目的是欺騙他們自己的人民。因为，他們用那种宣传欺騙不了我国人民，我国人民是清楚知道这些事情的，他們在这方面有多年的經驗。这就是我們不隱瞞任何事情的原因。相反，在可能的時候，我們就发表他們全部的演說和指責，以便我国人民能够了解它們。但是攻击和指責我們的那些人是怎么作的呢？他們不公布我們的任何材料，因為他們不敢讓他們的人民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不敢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態度。这种荒謬的指責對他們也是有害的，因为真理最后总是要获得胜利的。我們不会由于这次运动而离开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們也知道如何克服这些新的困难，我們知道如何保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純潔的旗帜，

过去，我們也光荣地高举着这面旗帜通过一切风暴和来自各方面的进攻。

我們并不希望进行这场斗争，因为我們自己的烦恼已經够多了。但是，既然斗争已經强加在我們身上，我們就要自卫，任何东西都不会吓倒我們，使我們不敢为我們認為正当和公正的东西的胜利而战斗。主要的是，我們有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我国工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紧密的团结。

坚决为进一步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等等，这样我們就会給那些攻击和誹謗我們的人以最好的回答。

同志們：

固然，我們有經驗，有耐心和勇气，但是最近的这种情况仍然使我們感到很困难。这不是說，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們在我国建設中胜利地向前迈进。我們感到困难是出于純粹道义的原因。显然在道义方面我們比他們优越的多，因为我們知道我們是正确的，我們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們知道这無論對他們或我們都是不需要的。但是，事情既已如此，我們就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而只在一定时期給予答复，心平气和地、鎮靜地給予答复，不用同他們一样的語言，而是用真正人的語言，真理的語言——努力捍卫我們的团结，努力使我們的队伍团结一致。因为重要的是，我們在建設更美好的生活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这对我們、对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利的。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万岁！

（轉載自 1958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报”）